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宋史紀事本末

(八)

馮琦原編
陳邦瞻纂輯
張溥論正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宋史紀事本末

(六)

馮琦原編

張邦賡輯

張溥正

明學本叢書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七十九

陳亮恢復之議

孝宗隆興元年十二月。婺州人陳亮上中興論。時金人約和。中外忻然。幸得蘇息。獨亮以爲不可。發解至京師。因上言曰。臣竊惟海內塗炭。四十餘載矣。赤子嗷嗷無告。不可以不拯。國家憑陵之恥。不可以不雪。陵寢不可以不還。輿地不可以不復。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羣獨畏其強耳。韓信有言。能反其道。其強易弱。況今虜酋庸懦。政令日弛。捨戎狄鞍馬之長。而從事中州浮靡之習。君臣之間。日趨怠惰。自古夷狄之強。未有四五十年而無變者。稽之天時。揆之人事。當不遠矣。不於此時蚤爲之計。縱有他變。何以乘之。萬一虜人懲創。更立令主。不然。豪傑並起。業歸他姓。則南北之患方始。又況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謝。生長於戎。豈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爲我自生髮未燥。卽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爲南朝故地。故文帝旣得而復失之。河北諸鎮。終唐之世。以奉職爲忠義。狃於其習。而時被其恩。力與上國爲敵。而不自知其爲逆。過此以往。而不能恢復。則中原之民。烏知我之爲誰。縱有倍力。功未必半。以俚俗諭之。父祖質產於人。子孫不能繼續。更數十年。時事一變。皆自陳於官。認爲故產。吾安得言質而復取之。則今日之事。可得而更緩乎。陛下以神武之資。憂勤側席。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固已不惑於羣議矣。然猶患人心之不同。天時之未順。賢者私憂。而奸者竊笑。是何也。不思所以反其道故也。誠反其道。則政化

行政化行則人心同。人心同則天時順。天不違人。人不自反耳。今宜清中書之務。以立大計。重六卿之權。以總大綱。任賢使能。以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風俗。減進士以列選能之科。革任子以崇薦舉之實。多置臺諫。以肅朝綱。精擇監司。以清郡邑。簡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禮立制。以齊其習。立綱目以節浮費。示先務以斥虛文。嚴政條以核名實。懲吏奸以明賞罰。時簡外郡之卒。以充禁旅之數。調度總司之贏。以佐軍旅之儲。擇守令以滋戶口。戶口繁則財自阜。揀將材以立軍政。軍政明則兵自強。置大帥以總邊陲。委之專則邊陲之利自興。任文武以分邊郡。付之久則邊郡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國家之勢。慰敢言以作天下之氣。精間諜以得虜人之情。據形勢以動中原之心。不出數月。紀綱自定。比及兩稔。內外自實。人心自同。天時自順。有所不往。一往而民自歸。何者。耳同聽而心同服。有所不動。一動而敵自退。何者。形同趨而勢同利。中興之功。可躡足而須也。夫攻守之道。必有奇變形之而敵必從。衝之而敵莫救。禁之而敵不敢動。乖之而敵不知所往。故我常專而敵常分。敵有窮而我常無窮也。夫奇變之道。雖本乎人謀。而常因乎地形。一縱一橫。或長或短。緩急之相形。盈虛之相傾。此人謀之所措。而奇變之所寓也。今東西彌互。縣數千里。如長蛇之橫道。地形適等。無所參錯。攻守之道。無他奇變。今朝廷鑒守江之弊。大城兩淮。慮非不深也。能保吾城之卒守乎。故不若爲術以乖其所之。至論進取之道。必先東舉齊。西舉秦。則大江以南。長淮以北。固吾腹中物。齊秦誠天下之兩臂也。柰虜人以爲天設之險。而固守之乎。故必有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竊嘗觀天下之大勢矣。襄漢者敵人之所緩。今日之所常有事也。控引京雒。側睨淮蔡。包括荆楚。襟帶吳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今誠命一重臣。德望素著。謀謨明審者。鎮撫荆襄。輯和

軍民開布大信。不爭小利。謹擇守宰。省刑薄斂。進城要險。大建屯田。荆楚奇才劍客。自昔稱雄。徐行召募。以實軍籍。民俗剽悍。聽於農隙。時講武藝。襄陽既爲重鎮。而安隨信陽及光黃一切用藝。祖委任邊將之法。給以州兵。而更使自募。與以州賦。而縱其自用。使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兵雖少而衆建。其助官雖輕而重。假其權。列城相援。比鄰相和。養銳以伺觸機。而發一旦。狂虜玩故。習常來犯江淮。則荆襄之師。率諸軍進討。襲有唐鄧諸州。屯兵於潁蔡之間。示必截其後。因命諸州轉城進築。如三受降城法。依吳軍故城爲蔡州。使唐鄧相拒。各二百里。並桐柏山以爲固。揚兵擣壘。增陂深塹。招集士豪千家一堡。與雜耕之利。爲久駐之基。敵來則嬰城固守。出奇制變。敵去則列城相應。首尾如一。精間諜。明斥候。諸軍進屯光黃安隨襄鄧之間。前爲諸州之援。後依屯田之利。朝廷徙都建業。築行宮於武昌。大駕時一巡幸。虜知吾意在京雒。則京雒陳許汝鄭之備當日增。而東西之勢分。則齊秦之間可乘矣。四川之帥親率大軍以待。鳳翔之虜。則命驍將出祁山以截隴右。偏將由子午以窺長安。金房開達之師入武關以鎮三輔。則秦地可謀矣。命山東之歸正者。往說豪傑。陰爲內應。舟師由海道以擣其脊。彼方支吾奔走。而大軍兩道並進。以搃其胸。則齊地可謀矣。吾雖示形於唐鄧上蔡。而不再謀進。坐爲東西形援。勢如猿臂。彼將愈疑吾之有意京雒。特持重以示不進。則京雒之備愈專。而吾必得志於齊秦矣。撫定齊秦。則京雒將安往哉。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也。就使吾未爲東西之師。彼必不敢離京雒。而輕犯江淮。亦可謂乖其所之也。又使其合力以壓唐蔡。則淮西之師起而禁其東。金房開達之師起而禁其西。變化形勢。多方牽制。而權始在我矣。然荆襄之帥。必得純意於國家。無貪功生事之心。而後付之。平居無事。則欲開布誠。

信以攻敵心。一日進取。則欲見便擇利而止。以禁敵勢。東西之師有功。則欲制馭諸將。持重不進。以分敵形。此非陸抗羊祜之徒。孰能爲之。夫伐國大事也。昔人以爲譬。拔小兒之齒。必以漸搖撼之。一拔得齒。必且損兒。今欲竭東南之力。成大舉之勢。臣恐進取未必得志。得地未必能守。邂逅不如意。則吾之根本撼矣。此豈謀國萬全之道。臣故曰。攻守之間。必有奇變。臣迂人也。何足以明天下之大計。姑就愚慮之略。曰。中興論。惟陛下裁之。不報。亮退居永康。力學著書。亮嘗還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也。蓋以地下於西湖。故云。

淳熙五年春正月丁巳。陳亮詣闕上書曰。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所會也。衣冠禮樂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以是爲可久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鬱遏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係也。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之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敵。及秦檜倡邪議力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憤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仇一切不復關念。自非逆亮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爲何事也。況望其憤故國之恥。而相率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尙以爲遠。而海陵之禍。蓋陛下卽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不自顧。志在滅虜。而天下之人安如無事。時方口議腹誹。以陛下爲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勝之。隱忍以至於今。又十有七年矣。昔春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爲三綱旣絕。則人道遂爲禽獸。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

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仇。此豈人道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之道。當導陛下以有爲。決不沮陛下以苟安。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豈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爲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係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吳越起於小邦。遂霸諸侯。黃池之會。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王通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此今世儒者之未講也。金源之植根既久。不可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臣以爲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安庸兩售之地。宜其爲人情之所使也。自和好之成。蓋已有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介冑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跡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命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聘。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安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嘗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論。常如敵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敵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爲速和以惰其心乎。晉

楚之戰於郢也。變書以爲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爲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廢。故雖成康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興。遼和親也。況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讐。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辟安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天大義。而慨然與金絕也。貶損乘輿。卻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仇。以勵羣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聘。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懾庸之夫。不卻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所致也。臣請爲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來今日大有爲之機。惟陛下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筭庫徵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常宿重兵。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紀綱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傑功。天子早夜憂勤。

於其上。以義理廉恥。擢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由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爲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混然無別。微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曆增幣之事。富弼以爲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契丹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爲不虞之備也。慶曆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爲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卑視中國之恥。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盡統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爲強也。括郡縣之財。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樁。以爲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罪矣。西北兩邊。至使內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爲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銳然南征。化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本朝立國之勢。正患文爲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覆。而卒爲金人侵侮之資。尙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四裔哉。南渡

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爲重輕。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況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讐。飾太平於一隅。以爲欺。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讐。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爲強。括郡縣之利。以爲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日之用也。陛下早朝晏罷。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涖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史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闕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經營天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盡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爲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三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此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爲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全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蕃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間。爲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爲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也。公卿將相。大抵皆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

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爲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荆襄常雄於東南。往往倚以爲強。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爲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間。降爲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相望。至於建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於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由此而進。議者或以爲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要雖爲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況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雒。左右伸縮。皆足爲進取之機。今誠能開拓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雒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爲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士人之沉鷲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勵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於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眞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卽位。國家之事。於此一變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爲靖康之禍。天獨啓陛下於是年。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讐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矣。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

有爲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嘗數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爲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霸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考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痹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仇。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勵志復仇。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明足以照臨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臣不勝憤悻。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舉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書奏。帝赫然震動。欲勝朝堂。以勵羣臣。用種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爲。惟會觀知之。將見亮。亮恥爲觀所知。踰垣而逃。觀以其不詣己而不悅。大臣尤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臨以上旨。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曰。恭惟皇帝陛下。勵志復仇。不肯卽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然坐錢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爲之志怯矣。此臣所以不勝忠憤。齋沐裁書。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爲之機。務合於藝祖經畫天下之本旨。

然待命八日。未有聞焉。臣恐天下豪傑。有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舉。不得而成矣。又上書曰。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爲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爲百五六十一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効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一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恥。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鏃頽墮。不復知仇恥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仇。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率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而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之本旨。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臣所以爲大臣論者。其略如此。書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爲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嘗爲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噤之。卽繳狀以聞。事下大理。咎亮無完膚。誣服爲不軌。事聞。帝知爲亮。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劃其牘於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於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其家疑事由亮。聞於官。咎榜僮死。而復蘇者數。不服。又囚亮父子於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

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勵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齊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辯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理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世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

十五年夏四月陳亮上疏曰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知者不待知者而後知其不濟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旣高陛下不欲大舉驚動慈顏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旣已禱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何以不於此時而命東宮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勢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兵雖未出而聖意振動天下之英雄豪傑靡然知所向則吾之馳驅運動亦有所憑藉矣臣請爲陛下論天下之形勢而後知江南之不必憂和議之不必守虜人之不足畏而書生之論不足憑也臣聞吳會者晉人以爲不可都而錢鏐據之以抗四鄰蓋自毗陵而外不能有之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嶺東

北則有重湖沮洳。而松江震澤。橫互其前。雖有戎馬百萬。何所用之。此錢鏐所恃以爲安。而國家六十年。郡之而無外憂者也。獨海道可以徑達吳會。而海道之險。吳兒習舟楫者之所畏。虜人能以輕師而徑至乎。破人家國。而止可用其輕師乎。書生以爲江南不易保者。是真兒女子之論也。臣嘗疑書冊不足憑。故嘗一到京口。建業。登高四望。深識天地設險之意。而古今之論爲未盡也。京口連崩三面。而大江橫陳。江旁極目千里。其勢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居穴之藏虎也。昔人以爲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而北府之兵爲天下雄。蓋其地勢當然。而人善用之耳。臣雖不到采石。其地與京口股肱建業。必有據險臨前之勢。而非止於僅僅自守者也。天豈使南方日限於一江之表。而不使與中國而爲一哉。江旁極目千里。固將使謀夫勇士。得以展布四體。以與中國爭衡者也。韓世忠頓兵八萬於山陽。如老熊之當道。而淮東賴以安寢。此守淮東之要法也。天下有變。則長驅而用之耳。若一一欲壅而守之。分兵而據之。出奇設險。如兔之護窟。勢分力弱。反以成戎馬長驅之勢耳。是以二十年間。紛紛獻策。以勞聖慮。而卒無一成。雖成亦不足恃者。不知所以用淮東之勢者也。而書生便以爲長淮不易守者。是亦問道於盲之類耳。自晉之永嘉。以迄於隋之開皇。在南方則定建業爲都。更六姓。而天下分裂者三百餘年。南師之謀北者。不知其幾。北師之謀南者。蓋亦凡有數耳。南北通和之時。則絕無。而僅有。未聞有如今日之岌岌然。以北方爲可畏。以南方爲可憂。一日不和。則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謀夕也。罪在於書生之不識形勢。併與夫逆順曲直而忘之耳。高宗皇帝於今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之仇哉。遺留報謝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金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聞諸道路。哀祭之辭。寂聊簡慢。義士仁人。痛

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意者執事之臣。憂畏萬端。有以誤陛下也。南方之女紅。積尺寸之功於機杼。歲以輸虜人。固已不勝其痛矣。金寶之出於山澤者有限。而輸諸虜人者無窮。十數年後。豈不就盡哉。陛下何不翻然思首足之倒置。尋卽位之初心。大泄而一用之。而與天下更始乎。未聞以數千里之地而畏人者也。劉淵石勒石虎苻堅皆夷虜之雄。曾不能以終其世。而阿骨打之興。於今僅八十年。中原塗炭。又六十年矣。父子相夷之禍。具在眼中。而方畏其南方之患。豈不誤哉。陛下倘以大義爲當。正撫軍之言爲可行。則當先經理建業。而後使臨之。今之建業。非昔之建業也。臣嘗登石頭鍾阜而望。今也直在沙鷺之傍耳。鍾阜之支隴隱隱而下。今行宮據其平處。以臨城市之前。則逼山而斗絕焉。此必後世之讀山經而相宅者之所定。江南李氏之所爲。非有據高臨下以乘正氣而用之之意也。本朝以至仁平天下。不特險以爲固。而與天下共守之。故因而不廢耳。臣嘗問之鍾阜之僧。亦能言臺城在鍾阜之側。大司馬門適當在今馬軍新營之旁耳。其地據高臨下。東環平岡以爲固。西城石頭以爲重。帶玄武以爲險。擁秦淮清溪以爲阻。是以王氣可乘。而運動如意。若如今城。則費侯景數日之力耳。曹彬之登長干。兀朮之上雨花臺。皆俯瞰城市。雖一飛鳥不能逃也。臣又嘗問之守臣。以爲今城不必改作。若上有北方之志。則此直寄路焉耳。臣疑其言雖大而實未切也。據其地而命將出師。以謀守國。不使之乘正氣而有爲。雖省目前經營之勞。烏知其異日不垂得而復失哉。縱今歲未爲北舉之謀。而爲經理建康之計。以震動天下。而與虜絕。陛下卽位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第非常之事。非可與常人謀也。陛下卽位之初。喜怒哀樂。是非好惡。儼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動風行。天下方如草之偃。惟其或失之太怯。故書生得拘文執法。

以議其後。而其真有志者。私自奮勵。以求稱聖意之所在。則陛下或未之知也。陛下見天下之士。皆不足
以望清光。而書生拘文執法之說。往往有驗。而聖意亦少衰矣。故大事必集議。除授必資格。才者以跡弛
而棄。不才者以平穩而用。正言以迂闊而廢。巽言以軟美而入。奇論目爲橫議。庸論謂有典則。陛下以雄
心英略。委曲上下於其間。遲回莫前。而不敢有翻然之喜。隱忍事仇。而不敢奮赫斯之怒。朝得一才士。而
暮以當路。不使而逐。心知爲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樂。雜其是非好惡。而用依違以爲
仁。戒諭以爲義。牢籠以爲禮。關防以爲智。陛下聰明自天。英武蓋世。而何事出此哉。天下非有豪猾不可
制之奸。虜人非有方輿未艾之勢。而何必用此哉。夫喜怒哀樂愛惡。人主之所以鼓動天下而用之之具
也。而皇極之所謂無作者。不使加意於其間耳。豈欲如老莊所謂槁木死灰。與天下爲嬰兒。而後爲至治
之極哉。陛下二十七年之間。遵養時晦。示天下以樂而有親。而天下歸其孝。行三年之喪。一誠不變。示天
下以哀而從禮。而天下服其義。陛下以一身之哀樂。而鼓天下以從之。其驗如影響矣。乙巳丙午之間。虜
人非無變故。而陛下不獨不形諸喜。而亦不泄諸機密之臣。近者非常之變。虜人略於奉慰。而陛下不獨
不形諸怒。而亦不密其簡慢之文。陛下不以喜怒示天下。天下惡知仇敵之不可安。棄其喜怒以動天下
之機。而欲事功之自成。是閉目而欲行也。小臣之得對陛下。有卓然知其才者。外臣之奉公。陛下有隱然
念其忠者。而已用者。旋去。既去者。無路以自進。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愛也。大臣之弄權。陛下既知其
有塞路者。議人之多私。陛下既知其有罔我者。而去之。惟恐傷其意。發之。惟恐其悵恨而不滿。是陛下不
得而示天下以惡也。陛下翻然思卽位之初心。豈知其今日至此乎。臣猶爲陛下恨念於既往。而天生英

雄豈使其終老於不濟乎。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苟得非常之人以共之。則電掃六合。非難致之事也。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爲常制。科舉之爲正路。法不得自議其私。人不得自用其智。而二百年之太平。由此而出也。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之智。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爲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爲何用。宛轉於文法之中。而無一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其誰肯信乎。臣於戊戌之春正月丁巳。嘗極論宗廟社稷大計。陛下亦慨然有感於其言。而卒不得一望清光。以布露其區區之誠。非廷臣之盡皆見惡。亦其勢然耳。臣今者非以其言之小驗。而再冒萬死。以自陳實。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不得不決於斯時也。陛下用其喜怒哀樂愛惡之權。以鼓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以終前書之所言。而附寸名於竹帛之間。不使鄧禹笑人寂寂。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英略。以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真。非區區小智所可附會也。大略欲激帝恢復。而是時帝將內禪。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亮爲狂怪。

張溥曰。賈誼年少秀才。建更秦法。漢孝文心嚮之。欲任以公卿。扈於絳灌東陽。出傳諸王。不得意而哭泣。死。陳亮上書孝宗。天子震動。辭官而歸。屢罹大獄。紹熙對策。光宗親擢第一。未及用。卽死。兩生皆命世才。風采議論。見知人主。卒蹈坎壈。異代同悲。然孝文治家太平。衆庶休息。誼忽痛哭流涕。其辭過激。疑爲闕。遠。宋隆興之際。大警震隣。中原久陷。枕戈飲血。猶恐不及。非可飲食燕樂。塞耳無聞也。斥亮不用。何哉。或云。亮譏當世儒士。好言正心誠意。意在詆朱熹呂祖謙等。熹雅不合。亮目爲粗豪。今觀熹在孝宗朝。其所立論。曰。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而亮亦痛言通和非策。曾觀張說之徒用事。內批盛行。熹首以正。

君心爲規。而亮亦諫帝喜。易制之臣。屏度外之士。言論同揆。未嘗少異。烏得云新安專性命。龍川專事功乎。李綱藥石高宗。屢請都建康。營荊襄。亮見亦然。錢塘一隅。本非帝都。君臣因循。不百年而亡。亮豈狂者哉。何澹憾亮訕議。欲中以死罪。他日卽排擊道學。指爲邪迹。凡爲小人。未有不惡正人。惡正人。未有不惡才士者。何則。才與正。皆君子所有也。

卷八十

道學崇黜

高宗紹興元年秋。七月丁亥。詔贈程頤直龍圖閣。制詞略曰。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求之。亦孰從而聽之。爾頤潛心大業。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僞之徒。自知學問文采不足。表見於世。乃竊借名以自售。外示恬然。中實奔競。使天下之士。聞其風而疾之。是重不幸焉。朕所以振耀褒顯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不在彼也。

六年十二月。左司諫陳公輔請禁程氏學。從之。先是。崇寧以來。禁錮元祐學術。帝渡江。復遵尙程頤之學。至是。公輔上疏言。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相率從之。倡爲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之頤。頤死。遂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爲賢士大夫。舍此者非也。誠恐士習從此大壞。乞禁止之。遂詔士大夫之學。一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臣僚所奏。可布中外。使知朕意。時方召尹焞。焞

頤門人也。公輔之意蓋有所指云。

七年五月，張浚薦胡安國。帝召之。安國聞陳公輔請禁程頤之學，乃上疏曰：孔子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夫頤於易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原，於春秋見於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諸經語孟皆發其微旨，而知其入德之方，則狂言怪語豈其文哉？孝弟顯於家，忠誠動於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予，則高視闊步，豈其行哉？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著書立言，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及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願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哀其遺書，羽翼六經，使邪說者不得作，而道術定矣。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安國遂辭召命。

孝宗淳熙五年春，正月，侍御史謝廓然乞戒有司，毋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未幾，秘書郎趙彥中復疏言：科舉之文成式具在，今乃祖性理之說，以游言浮詞相尚，士之信道自守，以六經聖賢爲師可矣，而別爲洛學，飾怪驚愚，士風日弊，人才日偷，望詔執事，使明知聖朝好惡所在，以變士風從之。

十年六月，監察御史陳賈請禁道學。先是，朱熹爲浙東提刑，行部至台州，知州事唐仲友爲其民所訟，熹勅治之。仲友與宰相王淮同里，且爲姻家。淮由此怨熹，欲沮之。風吏部尚書鄭丙上疏言：近臣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帝已惑其說，淮又以太府丞陳賈爲御史，賈因面對首論曰：臣竊謂天下之士所學於聖人之道，未嘗不同，既同矣，而謂己之學獨異於人，是必假其名以濟其僞者也。邪正之

辨誠與僞而已矣。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相遠。是之謂僞。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己獨能之。夷考其所爲。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僞者邪。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每於聽納除受之間。考察其人。擯斥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於正。無或肆爲詭異。以干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蓋指熹也。帝從之。由是道學之名。貽禍於世。復直學士院。尤袤以程氏之學爲賈所攻。言於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道。所謂恬退。擇言願行。所謂踐履。行己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謂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所免。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循名責實。聽言觀行人。情庶不懷於疑似。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爲奸。真僞相亂耳。

十五年六月。除朱熹爲兵部郎官。先是熹以周必大薦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上迎謂之曰。久不見卿。卿亦老矣。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以清要。不復以州縣煩卿。獎諭甚渥。遂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攜門人數十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而熹聞命之初。遷延道途。邀索高價。門徒迭爲游說。政府許以風聞。然後入門。既經陞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是豈程頤張載之學教之

然也。望將熹停罷。以爲事君無禮者之戒。帝謂栗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強。莫敢深論。乃命熹依舊江西提刑。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帝曰。朕亦見其跛曳。太常博士葉適上疏曰。考栗勦熹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耳。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於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又翹爲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爲善爲玷缺。以好學爲己愆。相與指目。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栗爲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固未甚害。第恐自此游詞無實。讒言橫生。良善受禍。何所不有。伏望陛下正綱紀之所在。絕欺罔於旣形。摧折暴橫。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論。疏入不報。詔熹仍赴江西。熹力辭不赴。光宗紹熙元年二月。殿中侍御史劉光祖入對。言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係焉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爲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於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疎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兇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旣勝。其勢旣成。崇觀而下。尙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中更外艱。去國六載。已憂兩議之各甚。而恐一旦之交攻也。逮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生朋黨。乃罪忠諫。夫以忠諫爲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卽位之初。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

私豈以偏黨爲主。而一歲之內。斥逐紛紛。往往納忠之言。謂爲沽名之舉。事勢至此。循默乃已。循默成風。國家安賴。臣欲息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冀聖心豁然。永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意由此而息。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爲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

寧宗慶元元年六月。右正言劉德秀請考核道學真僞。從之。先是。上在嘉府。黃裳爲嘉王府翊善。光宗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光宗問爲誰。裳以朱熹對。直講彭龜年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上問此誰之說。對曰。朱熹說也。自後每講。必問熹說何如。及上卽位。宰相趙汝愚首薦熹。遂自潭州召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熹在道。聞近習已有用事者。卽具奏言。幸門一開。其弊將不可復塞。及至。每進講。務積誠意。以感動上心。上亦稍稍嘉納焉。熹復奏疏。極言陛下卽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臣。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中外咸謂左右或竊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矣。時韓侂胄方用事。熹意蓋指侂胄也。侂胄由此大恨。使優人峩冠闊袖象大儒。戲於上前。因乘間言。熹迂闊不可用。遂出內批。罷熹經筵。除宮觀。熹去。侂胄益無忌憚矣。其黨復爲言。凡相與異者。皆道學之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爲言。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僞學。由是有僞學之目。善類皆不自安。至是。德秀上言曰。邪正之辨。無過於真與僞而已。彼口道先王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爲。在興王之所必斥也。昔孝宗銳意恢復。首務核實。凡言行相違者。未嘗不深知其奸。臣願陛下以孝宗爲法。考核真僞。以辨邪正。詔下其章。於是博士孫元卿袁燮。國子正陳武

皆罷。司業汪遠入劄子辯之。德秀以遠爲狂言，亦被斥。秋七月，御史中丞何澹上疏言紹興間諫臣陳公輔常言程頤王安石之學皆有尙同之弊。高宗皇帝親灑宸翰有曰：學者常以孔孟爲師。臣願陛下以高宗之言風勵天下，使天下皆師孔孟，有志於學者不必自相標榜，使衆人得而指目，亦不必以同門之故更相庇護。是者從其爲是，非者從其爲非。朝廷亦惟是之從，惟善之取，而無彼此異同之別。聽言而觀行，因名而察實，錄其真而去其僞，則人知勉勵，無敢飾詐以求售。士風純而國是定，將必由此。上是之，詔榜於朝堂。旣而吏部郎官糜師旦復請考核真僞，被遷左司員外郎。又有張貴模者，指論太極圖，亦被賞擢。何澹復上疏言在朝之臣，大臣旣熟知其邪迹，然亦不敢自發，以招報復之禍。望明詔大臣去其所當去者。

二年二月，以端明殿學士葉翥知貢舉。翥與劉德秀奏言：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不變。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皆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世大禁。淮西總領張滄上言：邇者僞學盛行，賴陛下聖明斥罷天下皆洗心滌慮，不敢爲前日之習。願明詔在位之臣上下堅守勿變，毋使僞言僞行乘間而入，以壞旣定之規模。乃除滄尙書左司郎官。八月，申嚴道學之禁。時中書舍人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僞學之黨皆名士，欲盡除之。帝頗知其非，乃詔臺諫給舍論奏，不必更及舊事。務在平正，以副朕建中之意。詔下，韓侂胄及其黨皆怒。劉德秀遂與御史張伯垓姚愈等上疏言：自今舊奸宿惡，或滋長不悛。臣等不言，恐誤陛下之用。人且俟其敗壞國事如前日而後言，則徒有噬臍之悔。願下此章播告中外，令舊奸知朝廷綱紀尙在，不致放肆。從之。自是侂胄與

其黨政治之志愈急矣。太常少卿胡紘上言。比年以來。僞學猖獗。圖爲不軌。動搖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殞命。羣邪屏迹。自御筆有敕。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爲調停之議。取前日僞學之姦黨次第用之。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爲戒。遂詔僞學之黨。宰執權住進擬。大理司直邵棻然言三十年來。僞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乞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詔僞學之黨勿除在內差遣。已而言者又論僞學之禍。乞鑒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僞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僞學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十二月。削秘閣。修撰朱熹官。熹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尙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數萬言。陳奸邪蔽主之禍。子弟諸生。更迭進諫。以爲必且賈禍。熹不聽。蔡元定請以著決之。遇遜之同人。熹默然。取藁焚之。遂六奏。力辭職名。詔仍充秘閣修撰。時臺諫皆韓侂胄所引。洵洵爭欲以熹爲奇貨。然無敢先發者。胡紘未達時。嘗謁熹於建安。熹待學士。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斗酒。山中未爲乏也。及是。爲監察御史。乃銳然以擊熹。自任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章疏乃成。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有沈繼祖者。爲小官時。常探摭熹語。孟之語。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得爲御史。紘以疏草授之。繼祖謂可立致富貴。遂論熹剽竊張載程頤之緒。餘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竇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潛形匿迹。如鬼如魅。乞加少正卯之誅。以爲欺君罔世。汚行盜名者之戒。其徒蔡元定。佐熹爲妖。乞編管別州。詔熹落職。罷祠。竄元定於道州。已而選人余

嘉上書乞斬熹以絕僞學。謝深甫抵其書於地，獲免。

三年十一月，知綿州王沈上疏，乞置僞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僞學薦闕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閒慢差遣從之。於是僞學逆黨得罪著籍者，宰執則有趙汝愚、雷正、周必大、王藺等四人，待制以上則有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似章、穎、鄭湜、樓鑰、林大中、黃由、黃黼、何異、孫逢吉等十三人。餘官則有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芳、項安世、李廩、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吳獵、李祥、楊簡、趙汝讜、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達、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澹、黃度、張體仁、蔡幼學、黃灝、周南、吳柔勝、王厚之、孟浩、趙羣、白炎、震等三十一人。武臣則有皇甫斌、危仲任、張致遠等三人。士人則有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傳、徐範、蔡元定、呂祖泰等八人，共五十九人。

四年五月，諫議大夫姚愈復上言：近世行險徼幸之徒，倡爲道學之名，聾瞽愚俗，權臣力主其說，結爲死黨。陛下取其罪魁之顯然者，止從寬免，餘悉不問，所以存全之意，可謂至矣。奈何習之深者，怙惡不悛，日懷怨望，反以元祐黨籍自比。臣願特降明詔，播告天下，使中外曉然知邪正之實，庶姦僞之徒不至假借疑似，以盜名欺世。帝從之，爲下詔戒飭。

六年三月，朱熹卒，將葬。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僞徒聚於信上，欲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乞下守臣約束從之。

嘉泰二年二月，弛僞學黨禁。時韓侂胄已厭前事，張孝伯謂之曰：不弛黨禁，恐後不免報復之禍。侂胄然之，故有此令。

嘉定四年十二月。著作郎李道傳上奏。言孔孟既沒。正學不明。漢唐非無儒者。然於聖門大學之道。或語之而未盡。或近之而未真。理未能盡窮。義未能盡精。施之於事。未能盡得其當。故千數百年之間。雖有隨時以就功名之臣。不能極其天資力分之所止而已。治不如古。職此之由。至於本朝。河洛之間。大儒並出。於是孔孟之學。復明於世。用雖未究。功則已多。近世儒者。又得其說而推明之。擇益精。語益詳。凡學者修己接物。事君臨民之道。本末精粗。殆無餘蘊。誠使此學益行。則人才衆多。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往者權臣。顧以此學爲禁。十數年間。士氣日衰。士論日卑。士風日壞。識者憂之。今其禁雖除。而獨未嘗明示天下以除之之說。臣竊謂當世先務。莫要於此。今有人焉。入則順於親。出則信於友。上則不欺其君。下則不欺其民。義不可進。不肯苟進。以易其終身之操。義不可生。不忍苟生。以害其本心之德。誠得此等人。布滿中外。平居可任。緩急可恃。豈非陛下所願哉。如此等人。豈皆天資。知而行之。非學不可。然則學術成人。才。非今日最要之務乎。臣願陛下特出明詔。崇尚此學。指言前日所禁之誤。使天下曉然知聖意所在。君臣上下。同此一心。感應之機。捷如影響。此詔一下。必有振厲激昂。以副陛下作成之意者。臣聞學莫急於致知。致知莫大於讀書。書之當讀者。莫出於聖人之經。經之當先者。莫要於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之篇。故侍講朱熹有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學者傳之。所謂擇之精而語之詳者。於是乎在。臣願陛下詔有司。取是四書。頒之太學。使諸生以次誦習。俟其通貫浹洽。然後次第以及諸經。務求所以教育天下人才。爲國家用。臣聞紹興中。從臣胡安國嘗欲有請於朝。乞以邵雍程頤程頤張載四人。春秋從祀孔子之廟。淳熙中學官魏掞之亦言。宜罷王安石父子勿祀。而祀頤頤兄弟。厥後雖詔罷安石之子。而仍未及行。

儒者相與論說。謂宜推而上之。以及二程之師周敦頤。臣願陛下詔有司。考安國揆之所嘗言者。議而行之。上以彰聖朝崇儒正學之意。下以示學者所宗。其所益甚大。其所關甚重。非特以補祀典之缺而已。陛下不以臣言爲迂。誠能下除禁之詔。頒四者之書。定諸儒之祀。三事旣行。人心興起。當見天下之才。日盛一日。天下之治。歲加一歲。其或不然。臣請伏妄言之罪。會西府中有不喜道學者。未及施行。

九年春正月。潼川府路提點刑獄魏了翁狀奏。臣竊見故虞部郎中周敦頤。嘗爲合州僉書判官。州事不經其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莫不喜稱之。其流風所漸。迄今未泯。士競講學。民知向風。春秋奉嘗。有永無替。臣始到官。嘗遣吏卽其祠而用幣焉。退復惟念。是特敦頤所以施諸一方見諸行事之一二耳。蓋自周衰。孔孟氏沒。更秦漢魏晉隋唐。學者無所宗主。支離泮渙。莫適其歸。醇質者滯於咕嗶訓詁。儻爽者溺於記覽詞章。言理則清虛寂滅之歸。論事則功利智術之尙。誣民惑世。至於淪浹肌髓。不可救藥。敦頤獨奮乎百世之下。窮探造化之蹟。建圖著書。闡幽抉秘。卽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非滯其俗師。則淪於異端。蓋有不足學者。於是河南程頤。程頤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不及大用。而其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絕學。獨盛於本朝。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繫。治理所關。誠爲不小。臣愚欲望聖慈。先將敦頤。特賜美諡。其於表章風厲。蓋非小補。詔下太常定議。

十三年。追諡周敦頤曰元。程頤曰純。程頤曰正。從魏了翁任希夷之請也。

理宗寶慶三年春正月。詔曰。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方勵志講

學。緬懷典刑。深用嘆慕。可特贈熹太師。追封信國公。三月。朱熹子工部侍郎朱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

紹定二年。九月。改封朱熹徽國公。用鄒覓例也。

淳祐元年春正月。甲辰。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折衷融會。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旨。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副朕崇獎儒先之意。尋以王安石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爲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其黜之。

丙午。封周敦頤爲汝南伯。張載鄆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陽伯。戊申。視太學。謁孔子。遂御崇化堂。命祭酒曹翬講禮記大學篇。諸生推恩錫帛有差。製道統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復親書朱熹白鹿洞學規賜焉。按宋世道學之傳。自周敦頤始。敦頤授之程顥及其弟頤。而其學始盛。同時張載邵雍與顯兄弟。實相師友。雖立言各成一家。至澤於仁義道德。不求同而自不能異。程氏之門人。則謝良佐游酢楊時尹焞最著。時傳之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侗。朱熹受學於侗。熹出而程氏所傳之學。始發明無遺蘊。其與熹同時而志同道合者。爲張栻呂祖謙。持論異者。爲陸九齡兄弟。今自敦頤而下。略採師友淵源。所以見一代道脈之大較云。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饘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犖犖。陋於希世。而尙友千古。好讀書。雅意林壑。不爲人事窘束。世故

拘牽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嘗著太極圖說。明天理之根原。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程顥程頤受業。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顥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因見敦頤。敦頤留與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程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邪。其善開發人類。此學者稱爲濂溪先生。程顥字伯淳。河南人。顥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極其德美。非形容所可及。自十五六時。聞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之六經。而後得之。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見。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

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其卒也。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道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道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百年之後。得不傳之道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程頤字正叔。自幼非禮不動。其爲學之要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嘗作顏子好學論曰。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牾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其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曰聖。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

膺而勿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之篤，學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者也，今謂可學而至，豈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後人不達，以爲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詞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學異矣。頤所著《惟易傳》爲成書，尹焞謂頤踐履皆易，作傳只是因而寫成，其自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識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棄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餘載之後，悼斯文之堙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詞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

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游酢楊時從頤學。一日。頤坐而瞑目。久之。覺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出門。外雪深尺餘。其師道尊嚴如此。張載字子厚。鳳翔人。少孤。無所不學。喜談兵。當康定用兵時。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仲淹。仲淹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告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爲未足也。又訪之釋老之書。反求之六經。嘉祐初。見二程於京師。共語道學。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熙寧中被召。以事辭歸。築室南山下。弊衣蔬食。專精治學。以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自秦漢以來。學者之大弊也。故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也。嘗以定性之學。問於程顥。顥答書曰。承諭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尙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

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載得之大悅。載所著有西銘正蒙。而西銘最爲一時儒者所服。其言曰。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惻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無爲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楊時嘗問程頤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頤答曰。西銘推理以存義。廣前聖所未發。與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二本之弊。私間而失仁。無分之弊。兼愛而無義。分立則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以至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邵雍字堯夫。范陽人。雍少篤學。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臥不就枕。席者數年。嘗以爲學者之患。在於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真。故其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通。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

學純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易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程頤初侍其父識雍。議論終日。退而嘆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自著無名公傳曰。無名公生於冀方。老於豫方。年十歲。求學於里人。遂盡里人之情。己之滓十去其二三矣。年二十。求學於鄉人。遂盡鄉人之情。己之滓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求學於國人。遂盡國人之情。己之滓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學於古今。遂盡古今之情。己之滓十去其八九矣。五十。求學於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己之滓。無得而去矣。始則里人疑其僻。問於鄉人曰。斯人善與人羣。安得謂之僻。既而鄉人疑其泛。問於國人曰。斯人不妄與人交。安得謂之泛。既而國人疑其陋。問於四方之人曰。斯人不器。安得謂之陋。既而四方之人又疑之。質之於古今之人。終始無可與同者。又考之於天地。天地不對。當斯時也。四方之人迷亂不復得知。因號爲無名公。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跡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跡無心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而況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初見程頤。受學甚篤。後又事程頤。頤嘗指良佐謂朱公掞曰。此人爲切問近思之學。或問良佐。太虛無盡。心有止。安得合一。曰。心有止。只爲用。若不用。則何止。問子莫不用否。曰。是聖人便不用。當初曾發此語。被伊川一語壞卻。二十年。曾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發得太早。再問當初發此語時如何。曰。見得是事。經時無他念。接物亦應得去。問如此卻何故被一語壞卻。曰。當了須有不透處。當初若

不得他一語救拔。便入禪家去矣。伊川直是善鍛鍊人。既說又卻道恰好著工夫也。游酢字定夫。建陽人。初以文學知名於時。程頤一見。謂其資可適道。時程顯知扶溝縣。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爲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酢識學事。酢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焉。呂居仁曰。定夫後更學禪。居仁嘗以書問之。答曰。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往年嘗見伊川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從出哉。要之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尹焞字彥明。洛陽人。從程頤學。頤教人專以敬以直內爲本。焞獨能力行之。嘗言伊川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爲。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往年先生自涪陵歸。日往候之一日。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不習無不利時。則更無堵當更無計較也邪。先生深以爲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可輕說。楊時字中立。將樂人。初舉進士得官。聞二程之學。卽往從之。程顯見時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時歸。閒居累年。沈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學者稱爲龜山先生。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初爲博羅主簿。聞楊時得程氏之學。慨然慕之。及時爲蕭山令。從彥徒步往學。見時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既卒業。歸築室山中。絕意仕進。學者稱爲豫章先生。從彥嘗與人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徒以經術古人相尙。而失周孔之心。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其議論醇正類此。李侗。

字愿中。劍浦人。初受學於羅從彥。從彥令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退居山中。謝絕世故。凡四十年。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嘗云。學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自見。學者稱爲延平先生。朱熹字元晦。新安人。父松。與籍溪胡憲白水。劉勉之。屏山劉子翬三人者。善於疾革。命熹父事此三人。且稟學焉。子翬嘗告熹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所謂不遠復者。吾三字符也。既而熹復受學於李侗。侗亦父友也。熹言自見李先生。爲學始就平實。乃知向者從事釋老之說。皆非。侗與人書曰。元晦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脈。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有如此者。且別無他事。一味潛心如此。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卽非矣。熹生平於書無所不讀。於義理無所不究。極而其綱領樞要。則在中庸未發一語。先後與張栻論之最詳。其言曰。人之一身。知覺運動。莫非心之所爲。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

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發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真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賢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中，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熹門人黃幹狀熹行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闕，離析穿鑿，盡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躋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日中天，昭晰呈露，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張栻字敬夫，廣漢人。栻穎悟夙成，父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從胡宏仁仲問程氏學。宏一見知其大器，卽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以書質之宏。宏喜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爲人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無毫髮滯吝。朱熹每言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栻嘗有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爲南軒先生。呂祖謙字伯恭，婺州人，其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汪應辰林之奇胡憲游，而友張栻朱熹，學以關洛爲宗，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異，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

言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祖謙嘗與朱熹書曰。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之原。凝聚停蓄。方始收拾得上。又與張栻書曰。從前病痛。良以嗜欲粗薄。故欠卻克治經歷之功。思慮稍少。故欠卻操存澄定之力。積蓄未厚。而發用太遽。涵泳不足。而談說有餘。其自克治如此。學者稱爲東萊先生。陸九淵字子靜。金谿人。少有異稟。三四歲時。侍父賀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嘗讀書至宇宙二字。忽大省曰。宇宙內事。即己分內事。己分內事。即宇宙內事。又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東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西南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初九淵之兄九韶嘗有書與朱熹論太極圖說非正。曲加扶掖。終爲病根。意謂不當於太極上更加無極二字。熹答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以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又曰。無極只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理。九韶不以爲然。詆濂溪不已。九淵乃復與熹書爲申其辨。略曰。易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名無中也。豈宜以無極字加太極之上。無極二字。出於老子。聖人之書無有也。熹答曰。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氣。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謂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謂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名二物。實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者。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

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形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況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矣。如老子復歸於無極。乃無窮之義。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九淵終不以烹言爲是。再審辨之。詞加憤厲。烹答以爲凡辨論亦須平心和氣。反覆精詳。務求實是。乃有歸著如不能然。但於匆遽急迫之中。肆支蔓躁率之詞。以逞其忿懣不平之氣。則豈有君子長者之意乎。如曰未然。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無復可望於必同也。熹又嘗言子靜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卻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卻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生而穎悟。父發博覽羣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脈也。元定涵泳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著洪範解大衍詳說律呂新書。行於世。其論經世書曰。元會運世之數。大而不可見。分釐絲毫之數。小而不可察。所得而數者。卽歲月日辰而知之也。一世有三十歲。一月有三十日。故歲與日之數三十一。歲有十二月。一日有十二辰。故月與辰之數十二。自歲月日辰之數。推而上之。得元會運世之數。推而下之。得分釐絲毫之數。三十與十二反覆相乘。爲三百六十。故元會運世歲月日辰八者之數。皆三百六十。以三百六十乘三百六十。爲十二萬九千六百。故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

歲有十二萬九千六百分。月有十二萬九千六百釐。日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毫。辰有十二萬九千六百絲。皆天地之自然。非假智營力索。而天地之運。日月之行。氣朔之盈虛。五星之伏見。朧朧屈伸。交食淺深之數。莫不由此。由漢以來。以曆數名家者。惟太初大衍耳。太初以四千六百六十七歲爲元。以八十一爲分。大衍之曆。乃以一百六十三億七千四百五十九萬五千二百爲元。三千四十爲分。皆附會牽合。以此求天地之數。安得無差乎。其竄道州也。郡縣逮捕甚急。元定色不爲動。與季子沈。徒步就道。熹與從游者百餘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於天。天可逆乎。杖屨同其子沈行三千里。腳爲流血。無幾微見於言面。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踰年卒。

張溥曰。程學之禁。首發議於陳公輔。時紹興之六年也。十四年而何若請黜其學。阿秦檜意也。孝宗之世。謝廓然趙師中攻洛學。鄭丙陳賈林栗攻朱熹。帝兩左右之。未顯禁絕也。寧宗立。韓侂胄用事。憾熹排己。而劉德秀道學之議興。繼以爲道學不足錮人也。而何澹僞學之議起。於是胡紘姚愈汪義端張伯垓葉翥張滄沈繼祖邵夔然余嘉丁逢王沈施康年等。攘袂求進。肆志排擊。而僞學逆黨姓名著籍矣。公輔論事剴切。疾惡如讐。論劾蔡京王安石頗號忠鯁。獨不說尹焞楊時。遂痛詆程學。胡安國疏爭。公輔復邀周秘石公揆交章論罷。始發於一念之私。而後遂成不返之勢。卽彼立言時。何嘗逆知流弊。竟爲萬世罪人。

哉。賊檜本從游。詐爲程氏學。靖康中。虜陷京師。與馬伸請立趙氏後。近聞道者。及柄國姦敗。卽操戈申禁。彼非真不善程學也。當日士學宗程氏。宗程氏者。皆黜和議。檜心懷慙。無所發憤。則反噬以圖快意耳。慶元諸奸。逢迎侂冑。寧知論學。但熹爲射的。奇貨可居。或攻其身。或詆其徒。或約束科舉。或榜列姓籍。甚而請劍斬。戒送葬。競鼓異說。祈獲美官。充其諂心。卽程松獻妾。趙師畢犬鳴之術也。且孔孟絕學。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明之。周程張之學。朱熹明之。聖賢相傳。本非有二。而黜道學者。偏分爲兩。曰吾尊孔孟耳。何程朱爲。試問以孔孟何學。程朱何學。彼不解也。彼先非孔孟。而後黜程朱。欲黜程朱。則不得不陽稱孔孟。要使孔孟復生於當日。羣起而閔之也。猶程朱爾。蔡元定隱居著書。無關朝列。指爲妖人。竄流道州。元定何讐。欲借以累熹也。學禁稍弛。胡紘丁逢請鑿建中靖國。務絕根株。夫批繩朝士。而累及章布。內畏報復。而并沮調停。小人之鋼道學也。密矣。孰知羣奸易盡。大道長存。非慶元之極貶。無以彰淳祐之大明。彼蠅營者。又安在焉。

卷八十一

兩朝內禪 孝宗 光宗 寧宗 廟議 陵議 附

孝宗淳熙十四年九月癸卯。太上皇有疾。冬十月辛未。帝罷朝侍疾。赦。乙亥。太上皇崩於德壽殿。遣詔。太上皇后改稱皇太后。帝號痛癢踊。謂宰臣王淮等曰。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服。何妨聽政。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淮對曰。晉武雖有此意。後來在宮中止用深衣練冠。帝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其美。光

所以議之。自我作古。何害。辛巳。詔曰。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羣臣自遵易月之令。可令有司討論儀制。以聞。尤表典禮。定大行皇帝廟號高宗。翰林學士洪邁獨請號世祖。表率禮官顏師魯等奏曰。宗廟之制。祖有功。宗有德。藝祖規創大業。爲宋太祖。太宗混一區夏。爲宋太宗。自眞宗至欽宗。聖聖相傳。廟制一定。萬世不易。在禮。子爲父屈。示有尊也。太上親爲徽宗子。子爲祖父。父爲宗。失昭穆之序。議者不過以漢光武爲比。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無嫌。太上中興。雖同光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將來祔廟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詔羣臣集議。表上議如初。邁論遂屈。詔從禮官議。衆論紛然。會禮部太常寺亦同主高宗。謂本朝創業中興。皆在商邱。取商高宗。實爲有證。遂從初議。乙酉。百官五上表。請帝還內。不許。戊子。帝衰絰。御素輦還內。十一月己亥。帝始以白布巾袍視事於延和殿。朔望詣德壽宮。則衰絰而杖如初。因詔太子參決庶務於議事堂。左諭德尤表言於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又曰。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乞俟祔廟之後。便行懇辭。以彰殿下令德。庚子。皇太子三辭參決。不許。辛丑。帝詣德壽宮禱祭。百官釋服。甲辰。羣臣三上表。請御殿聽政。詔俟過祔廟。

十五年春正月。丁酉朔。詣德壽宮几筵行禮。三月。庚子。上大行太上皇諡曰聖神文武憲孝皇帝。廟號高宗。用翰林學士洪邁議。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配享高宗廟庭。祕書少監楊萬里以張浚有社稷功。請用浚配享。不聽。丙寅。權擢高宗於永思陵。夏四月壬申。帝親行奉迎虞主之禮。自是七虞八虞。

九虞卒哭奉辭皆如之。丙戌，祔高宗主於太廟。詔曰：朕比下令，欲衰經三年，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俛過，祔廟勉從所請之詔。然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

十六年春正月丙申，以周必大留正爲左右丞相。帝自高宗崩，卽欲傳位太子，嘗諭必大曰：禮莫重於祀宗廟，而孟享多以病分詣，孝莫大於執喪，而不得日至德壽宮。朕將退休矣，因密賜紹興傳位親札於必大，命預草詔，專以奉几筵，以畢高宗三年之制，而進必大爲首相。乙巳，皇太后移御慈福宮，更德壽宮爲重華宮。二月壬戌，下詔傳位於皇太子。太子卽位，帝素服退居於重華宮。辛未，尊帝爲壽皇聖帝，皇太后爲壽成皇后，皇太后爲聖壽皇太后。大赦。立皇后李氏。后安陽人，慶遠節度使道之女也。道帥湖北，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出諸女拜之。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爲恭王妃。性悍妒，嘗訴帝左右於高宗，及壽皇。高宗不憚，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爲皇甫坦所誤，壽皇亦屢訓敕，令以皇太后爲法，不然，行當廢汝。后疑其說出於太后，憾之。至是立爲后。三月己亥，子擴進封嘉王。李后所生也。

光宗紹熙元年春正月丙辰，帝朝壽皇於重華宮。

二年十一月辛未，帝有事於太廟，后殺貴妃黃氏。初，帝欲誅宦者，近習懼，遂謀離間三宮。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於皇后，曰：太上合藥一丸，俟宮車過卽投藥。萬一不虞，奈宗社何？李后覘藥實有心術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爲太子。壽皇不許，后曰：妾六禮所

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爲不可。壽皇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於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感之。遂不朝壽皇。一日帝浣手宮中。覩宮人手白悅之。他日。后遣人送食盒於帝。啓之。則宮人兩手也。至是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齋宮。后殺貴妃。以暴卒聞。壬申冬。至郊。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事多決於后。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后。后怨益深。

三年春正月乙巳朔。帝有疾。不視朝。三月辛巳。帝疾稍愈。始御延和殿聽政。以子濤爲安定郡王。帝自有疾。重華溫清之禮。以及誕辰節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至是。宰輔百官下至韋布之士。以過宮爲請者甚衆。至有扣頭引裾號泣而諫者。帝爲開悟。有翻然夙駕之意。既而不果行。都人始以爲憂。夏四月戊午。帝始朝重華宮。五月。帝有疾。不視朝。十一月丙戌。日南至。丞相盪正帥百官詣重華宮稱賀。兵部尙書羅點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黃裳。御史黃度。郎官葉適等上疏。請帝朝重華宮。不從。秘書郎彭龜年復上言。壽皇之事高宗。備極子道。此陛下所親覩也。況壽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遇過宮日分。陛下或過其行。則壽皇不容不降。免到宮之旨。蓋爲陛下辭責於人。使人不得以竊議陛下。其心非不願陛下之來。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間。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交關日深。疑隙日大。今日兩宮萬萬無此。然臣所憂者。外無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之臣。而小人之中。已有任守中者在焉。惟陛下裁察。又言使陛下虧過宮定省之禮。皆左右小人間諜之罪。宰執侍從。但能推父子之愛。調停重華。臺諫但能仗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問之根。盤固不去。曾無一語及之。今內侍間諜兩宮者。固非一

人獨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離間之機。必自源始。宜亟發威斷。首逐陳源。然後肅命。變與負罪引慝。以謝壽皇。使父子懽然。宗社有永。不亦幸歟。龜年又以書請趙汝愚。汝愚入對。往復規諫。帝意乃悟。汝愚更屬詞。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悅。是月。皇后歸謁家廟。推恩使臣鄧從訓等一百八十八人。

四年春正月己巳朔。帝朝重華宮。三月辛巳。以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御史汪義端與汝愚有隙。上言。高宗聖訓。不用宗室爲宰執。汝愚。楚王元佐七世孫。不宜用之。汝愚亦力辭。不許。命當制學士申論。上意而黜義端。汝愚乃拜命。五月己巳。親策禮部進士。問禮樂刑政之要。陳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於壽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詞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爲京邑之美觀也哉。上得之大喜。以爲善處人父子之間。擢爲第一。秋七月壬午。以趙汝愚知樞密院事。九月庚午。重陽節。百官上壽。請帝朝重華宮。不聽。而召內侍陳源爲押班。中書舍人陳傅良不草詞。且上疏曰。陛下之不過重華宮者。特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以至此爾。臣嘗卽陛下之心。反覆論之。竊自謂深切。陛下亦既許之矣。未幾中變。以誤爲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爲真。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趨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后挽。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寮侍衛相顧莫敢言。傅良趨進。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耶。傅良痛哭於庭。后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傅良曰。子

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內。傅良下殿徑行。詔改祕閣。修撰不受。於是著作郎沈有開。秘書郎彭龜年。禮部侍郎倪思。國子錄王介等。皆上疏請朝。不從。會上召嘉王。倪思言。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上爲動容。時李后寢與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於灤。因奏言。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褻狎。終於恣橫。至於陰陽易位。內外無別。甚則離間父子。漢之呂氏。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公也。帝悚然。趙汝愚同侍經筵。退語人曰。讜直如此。吾黨不逮也。上怒。思出知紹興府。冬十月。工部尙書趙彥逾等上書重華宮。乞會慶節。勿降旨免朝。壽皇曰。朕自秋涼以來。思與皇帝相見。卿等奏疏。已令進御前矣。及會慶節。帝復稱疾不朝。丞相以下皆上疏自劾。乞罷黜。嘉王府翊善黃裳請誅內侍楊舜卿。彭龜年奏言。臣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爲職。車駕不過宮門。安知此書者。殆數十矣。恐非所以示後。又言陛下誤以臣充嘉王府講讀官。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臣聞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若身之切哉。是時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人。亦上書請朝重華宮。皆不報。十一月。趙彥逾復力請帝朝重華宮。帝始往朝。尙書左選郎官葉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聽。

五年春正月。癸酉。壽皇不豫。夏四月。壽皇疾浸革。羣臣數請帝問疾重華宮。皆不報。帝與皇后幸玉津園。兵部尙書羅點請先過重華宮。且曰。陛下爲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間言。止緣初郊遠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間。遂生憂疑。以臣觀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

循理。宗室戚里三軍百姓皆無貳志。設有間離。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譏。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帝曰。卿等可爲朕調護之。侍講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卽當釋然。帝猶未許。點乃率講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起居舍人彭龜年連疏請對。不報。屬帝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血流漬臆。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事何大於過宮。余端禮因曰。叩額龍墀。曲效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耶。帝曰。知之。然猶不往。羣臣上疏請者相繼。帝將以癸丑日朝。至期。丞相以下入宮門。俟日昃。帝復辭以疾。於是羣臣請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秘書少監孫逢吉等再上疏以請。陳傅良請以親王執政。一人充重華宮使。臺諫交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請逐之。不報。五月。壽皇疾大漸。欲一見帝。數顧視左右。陳傅良以帝不往。重華宮乃繳上告敕。出城投罪。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內侍圍門痛哭而出。越二日。正等又請入對。帝令閣門事韓侂胄傳旨云。宰執並出。正等俱出。至浙江亭待罪。壽皇聞之。憂甚。侂胄奏曰。昨傳旨宰執出殿門。今乃出都門。請自往宣押入城。於是正及趙汝愚等復還第。明日。帝召羅點入對。點言。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帝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毘事以謝。且曰。壽皇止有一子。旣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從官及彭龜年黃裳沈有開奏。乞令嘉王詣重華宮問疾。許之。王至宮。壽皇爲之感動。六月。戊戌夜。壽皇崩。年六十八。是夕。重華宮內侍計於宰執私第。趙汝愚恐帝疑惑。不出視朝。持其劄不上。次日。帝視朝。汝愚以聞。因請詣重華宮成禮。帝許之。至日。昃不出。太宗正丞李

大性上疏言今日之事顛倒舛逆。況金使祭奠當引見於北宮素帷。不知是時猶可以不出乎。檀弓曰。成人有兄死不爲衰者。聞子臯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兄則死而子臯爲之衰。蓋言成人畏子臯之來。方爲制服。乃子臯爲之。非爲兄也。若陛下必待使來。然後執喪。則恐貽譏中外。豈特如成人而已哉。宰相乃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將成服。畱正與汝懋議。介少傅吳玘請壽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附奏云。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僚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痛哭於宮門。恐人情駭動。爲社稷憂。乞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以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太后許之。史臣曰。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之後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賢。聰明英毅。卓然爲南渡諸帝稱首。卽位之初。銳志恢復。重違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國平治。無隙可乘。然易表爲書。正敵國體。減去歲幣。以定鄰好。金人易宋之心。至是亦寔異於平日。故世宗每戒羣臣積錢穀。謹邊備。蓋忌帝之將有爲也。惜帝用兵之志弗遂而終。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者。終喪三年。又能卻羣臣之請。而力行之。廟號孝宗。其無愧矣。己巳。尊壽聖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爲皇太后。丁未。葉適言於畱正曰。帝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帝批云。甚好。明日。宰執同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劄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正得之大懼。秋七月辛酉。畱正因朝伴仆於庭。卽出國門。上表請老。且云。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未倦勤。

當復明辟。設議內禪。太子可卽位。而趙汝愚請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遂以肩輿五鼓遁去。甲子。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卽位。尊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時畱正旣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於地。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徐誼以書謂汝愚曰。自古人臣爲忠則忠。爲奸則奸。忠奸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內雖心惕。外欲坐觀。非雜之謂歟。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汝愚問策安出。誼曰。此大事。非憲聖太后命不可。知閣門事韓侂胄。琦五世孫。憲聖女弟之子也。同里。蔡必勝與侂胄同在閣門。可因必勝招之。侂胄至。汝愚以內禪議遣侂胄請於太后。侂胄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太后。不獲命。明日往。又不獲命。遂巡將退。內侍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禮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后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出。所賴者趙知院。且夕亦去矣。言與淚俱下。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爲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去將如天下何。太后因問侂胄安在。禮曰。臣已畱其俟命。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爲之。禮報侂胄且云。來蚤。太后於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政。侂胄復命。日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騫。余端禮。亟命殿帥郭杲等夜以兵分衛南北內。關禮使傅昌朝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時將禪祭。汝愚曰。禪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翌日。甲子。羣臣入。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梓宮前。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爲太子。以繫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閒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太后允諾。

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太后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后主張。又奏：上皇疾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疑。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本宮，任其責。遂召舜卿至簾前，面諭之。太后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皇子入素帷，被黃袍，方卻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皇子詣几筵，奠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皇子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帷立。內侍扶掖登御座。百官起居訖，行禫祭禮，命舜卿往南內請八寶。初猶靳與，舜卿傳奏。皇子即位，乃得寶出。汝愚卽喪次召還，留正。尋詔卽以寢殿爲泰安宮，以奉上皇。民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力也。乙亥，侍御史章穎等劾內侍林億、年、陳源、楊舜卿、詔奪舜卿官。億、年、常州居住，源、撫州居住。冬十月庚寅，更號泰安宮爲壽康宮。閏月庚申，詔議祧廟。時以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曹三復皆請併祧，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以世數寔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至是，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爲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尙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侍講朱熹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又擬爲廟制，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闕，乃毀撤僖宜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十一月辛亥，詔行孝宗皇帝三年喪。先是有司請於易月之外，用漆紗淺黃之制。時朱熹在講筵，奏言：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

聖帝至性。以日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策。爲萬世法程。陛下以世嫡承大統。承重之服。著在禮律。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擬。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事。不及追改。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至是。詔遵用三年之制。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蓋用烹言也。乙卯。擢孝宗於永阜陵。先是。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詔集議。朱熹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求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

事宗慶元六年六月乙酉。太上皇后李氏崩。諡曰慈懿。八月辛未。太上皇帝崩。廟號光宗。史臣曰。光幼有令聞。嚮用儒雅。卽位之初。總權綱。屏壁佞。薄賦寬刑。有可觀者。及夫宮闈悍妒。闈寺交構。驚憂致疾。孝養日怠。孝宗之業衰矣。

張溥曰。光宗悼。孝宗第三子也。乾道三年。莊文太子愔薨。七年。帝正儲極。孝宗以其英武。越次立之也。宅憂攝政。未幾禪位。父之愛子。自謂堯舜。授受蔑過矣。未幾。過宮禮闕。逆布天下。帝卽病狂。何至兩宮父子。誓不相見哉。皇后李氏。武臣李道中女。高宗以皇甫坦一言。聘爲帝妃。嫉悍多過。專命制夫。實命不猶。帝所悲也。宮人斷臂。黃妃被殺。揆以常情。走訴上皇。下詔廢貶。夫婦正而父子不和。寧不甚善。乃心疾內深。不孝外著。以無能之人。負大逆之名。始望其爲人君。後竟不能爲人子。予竊怪之。唐肅宗靈武卽位。進復東京。迎玄宗居興慶宮。起居無間。張后與李輔國比。迫遷西內。驚憂成疾。肅宗遂絕朝請。玄宗不得其死。夫親莫若父。尊莫若天子。唐之玄宗。宋之孝宗。父而天子。尊親極矣。一宮之隔。俯仰絲人。僕隸婦女。間執其

命黃泉大隧莫可如何。此亦天地之極變也。光宗於李后始而愛，既而畏，愛而至於忘親，畏而至於失心。魯桓晉惠若是班乎？后歸謁家廟，使臣鄧從訓等推恩者一百八十人，而帝有一父獨禁其朝。武曌立武氏七廟，徧殺唐子孫，后卽無其才，不幸而有其心矣。度帝當日疾病昏替，苟一念至寧，不知壽皇當朝，悍婦當去，然以畏后而成疾，以疾深而違父，既慚盈庭之痛哭，又慮衽席之鷹鷂，宮車雖駕，一身莫由。古來逆親之人，大都畏內之人，王者齊民，同一轍爾。玄宗內遷，顏真卿帥百僚，首上表問起居，輔國惡之，貶蓬州長史，舉朝卒無言者。紹熙諸臣環宮叫呼，事成廢立，或譏過激，豈寶應寒蟬反賢於號泣三諫乎？人倫所係，力爭者卽爲臣子，坐視者卽爲亂賊。帝疾或不可起，逆名必不可居。禪六年而帝始崩，帝果病乎？又不如肅宗之聞變心悸，繼太上而速殞也。

卷八十二

韓侂胄專政

光宗紹熙五年秋七月甲子，皇子擴卽位。乙丑，立皇后韓氏。后琦六世孫，父曰同卿。侂胄則其季父也。被選入宮，能順適兩宮意，遂歸嘉王邸。至是立爲后。己巳，以趙汝愚兼權參知政事，汝愚首裁抑僥倖，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己亥，復召雷正赴都堂治事。趙汝愚乞免兼參知政事，乃拜右丞相。汝愚辭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戊寅，加殿前都指揮使郭杲爲武寧軍節度使。辛巳，以趙汝愚爲樞密使。壬午，以韓侂胄爲汝州防禦使。初，侂胄欲推定策功，意望節鉞。汝愚曰：「吾宗臣，汝

外戚也。豈可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臬節鉞。但遷侂胄防禦使。侂胄大失望。然以傳達詔旨。浸見親幸。時乘間竊弄威福。知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推棄適之功。適辭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及聞侂胄缺望。與知閣劉弼言於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八月丙辰。內批罷左丞相。留正時韓侂胄浸謀預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閣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會正與汝愚議山陵不合。侂胄因間之於帝。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府。一以趙汝愚爲右丞相。汝愚本倚留正共事。怒韓侂胄不以告。及來謁。因不見之。侂胄慙憤。羅點曰。公誤矣。汝愚悟。乃見之。侂胄終不懌。九月壬申。以京鏜僉書樞密院事。初帝欲除鏜帥蜀。趙汝愚謂人曰。鏜望輕資淺。豈可當此方面。鏜聞而憾之。由是韓侂胄引以自助。鏜時已變素守羣愴附和。視正士如仇讐。衣冠之禍自此始。冬十月。內批以謝深甫爲御史中丞。劉德秀爲監察御史。罷右正言黃度。時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知閣門事劉弼亦以不得與內禪。心懷不平。因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鉞。將恐不免嶺海之行。侂胄愕然問計曰。惟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弼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然之。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爲中丞。會汝愚請令近臣薦御史。侂胄密以其黨劉德秀屬深甫。遂以內批用之。由是劉三傑李沐等牽連以進。言路皆侂胄之人。排斥正士。侍講朱熹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爲帝切言之。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侂胄。會龜年出護使客。不果。熹復貽書汝愚。當以厚賞酬侂胄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爲人疎。謂其易制。不以爲慮。黃度將上疏論侂胄之姦。侂胄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俛

首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也。固辭奉祠歸養。未幾復內批罷侍講。朱熹察事見道學紀游仲鴻上疏曰。陛下宅憂之時。御批數出。不由中書。前日宰相留正之去。去之不以禮。諫官黃度之去。去之不以正。近日講官朱熹之去。復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諫官講官而能自爲聰明者也。願亟還熹。毋使小人得志。以養成禍亂。王介上疏言。陛下卽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易臺諫。悉出內批。非盛世事也。崇寧大觀間。事出御批。遂成北狩之禍。杜衍爲相。常積內降十數封還。今宰相不敢封納。臺諫不敢彈奏。此豈可久之道。皆不報。十一月庚戌。以韓侂胄兼樞密都丞旨。初。詔侂胄可特遷二官。侂胄意不滿。力辭。乃止。遷一官。爲宜州觀察使。怨趙汝愚益深。至是特遷都丞旨。十二月乙丑。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見韓侂胄用事。權勢重於宰相。上疏條奏其奸。謂進退大臣更易言官。皆初政最關大體。若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知之。假託聲勢。竊弄威福。不去必爲後患。上覽奏駭曰。侂胄朕託以肺腑。信而不疑。不謂如此。龜年又言。陛下逐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易。去小人難。於是龜年侂胄俱請祠。帝欲兩罷其職。陳騷進曰。以閣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旣而內批龜年與郡。侂胄進一官。與在京宮觀。給事中林大中同中書舍人樓鑰。繳奏曰。陛下眷禮舊僚。一朝龍飛。延問無虛日。不三數月間。或死或斥。賴龜年一人尙留。今又去之。四方謂其以盡言得罪。恐傷政體。且一去一留。恩意不作。去者不遠。則復侍左右。留者納祠。則召見無時。請留龜年經筵。而命侂胄以外任。則事體適平。人無可言者。上批。龜年已爲優異。侂胄本無過尤。可並書行。大中與鑰同奏。龜年除職與郡。以爲優異。則侂胄之轉承宣使。非優異乎。若謂侂胄本無過尤。則龜年論事實出於愛君之忱。豈得爲過。龜年旣已決去。侂胄難於獨留。宜畀外

任或外祠。以慰公議。不聽。由是侂胄愈橫。御史中丞謝深甫劾陳傅良罷之。己巳。陳騫罷。以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鎧參知政事。鄭僑同知樞密院事。陳騫與趙汝愚素不協。未嘗同堂語。乃爭彭龜年事。韓侂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爲好人邪。故罷之。而引京鎧居政府。以間汝愚。汝愚孤立於朝。天子亦無所倚信。以趙彥逾爲四川制置使。時彥逾爲工部尚書。自以有功於帝室。冀趙汝愚引居政府。及除蜀帥。大怒。遂與韓侂胄合。因陛辭。疏廷臣姓名於帝。指爲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不惜爲陛下言之。由是帝亦疑汝愚矣。

寧宗慶元元年二月戊寅。罷右丞相趙汝愚。初。韓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鎧。鎧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秘書監李泳嘗有怨於汝愚。引爲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以奠安天位。杜塞奸源。是日。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甲申。謝深甫等論汝愚冒居相位。今旣罷免。不當加以書殿隆名。帥藩重寄。乞令奉祠思咎。命提舉洞霄宮。直學士院。鄭湜草制詞。有曰。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爲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爲。坐無貶詞。亦免官。兵部侍郎章穎侍經韓。帝曰。諫官有言趙汝愚者。卿等謂何。穎奏言。天地變遷。人情危疑。加以敵人媢侮。國勢未安。未可輕退大臣。願降詔宣諭汝愚。無聽其去。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壽皇崩。兩宮隔絕。中外洶洶。留正棄宰相而去。官僚幾欲解散。君喪無主。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搖。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柰何無念功至意。忽禮貌常典。使精忠直節。拂鬱黯闇。何以示後世。知臨安府徐誼素爲汝愚所器。凡有政務。多咨訪之。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又常勸汝愚

蚤退。及預防侂冑之奸。侂冑尤怨之。及是。與太學博士楊簡亦抗論留汝愚。李洙劾爲黨。皆斥之。夏四月丁巳。大府寺丞呂祖儉奏言趙汝愚之忠。韓侂冑怒曰。呂寺丞乃與我事邪。祖儉乃上封事曰。陛下初政清明。登用忠良。然曾未踰時。朱熹老儒也。彭龜年舊學也。有所論列。則亟許之去。至於李祥老成篤實。非有偏比。蓋衆聽所共孚者。今又終於斥逐。臣恐自是天下有當言之事。必將相視以爲戒。鉗口結舌之風。一成而未易反。是豈國家之利邪。又曰。今之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於得罪君父。而在忤意權勢。姑以臣所知者言之。難莫難於論災異。然言之而不諱者。以其事不關於權勢也。若乃御筆之降。廟堂不敢重違。臺諫不敢深論。給舍不敢固執。蓋以其事關貴近。深慮乘間激發。而重得罪也。故凡勸導人主事從中出者。蓋欲假人主之聲勢。以漸竊威權耳。比者聞之道路。左右瞽御於黜陟廢置之際。間得聞者。車馬輻輳。其門如市。恃權怙寵。搖撼外庭。臣恐事勢浸淫。政歸幸門。不在公室。凡所薦進。皆其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豈但側目憚畏。莫敢指言。而阿比順從。內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臣因李祥獲罪。而深及此者。是豈矯激自取罪戾哉。實以士氣頹廢之中。稍忤權臣。則去不旋踵。私憂過計。深憂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社者。寔寡也。疏上有旨。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中書舍人鄧驛繳奏祖儉不當貶。中降旨。祖儉意在無君。罪當誅竄。遂已從寬。會樓鑰進讀。呂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宥之。祖儉乃其孫也。今投嶺外。萬一卽死。陛下有殺諫臣名。臣竊惜之。帝問祖儉所言何事。人皆知韶州之貶不出上意。尋改吉州。庚申。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傅徐範六人。伏闕上書曰。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端。惟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黨錮敵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來。邪正交

攻卒成靖康之變。臣子所不忍言。陛下所不忍聞也。近者諫官李洙論罷趙汝愚。中外咨憤。而李洙以爲父老。僮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驚疑。變在朝夕。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洙。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爲利。今上下安妥。乃有異意乎。章穎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辨其非。卽遭斥逐。六館之士拂膺憤怨。李洙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必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堪再見於今日邪。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洙之回邪。竄洙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疏上詔。宏中等罔亂。上書扇搖國是。悉送五百里外編管。中書舍人鄧驛繳奏留之。不聽。是日有旨。李洙除右諫議大夫。劉德秀除左正言。知臨安府錢象祖捕諸生押送貶所。未幾出驛。知泉州。時天下號宏中等爲六君子。秋七月癸酉。加韓侂胄保寧節度使。十一月丙午。竄故相趙汝愚於永州。初韓侂胄忌汝愚。必欲寘之死。以息人言。至是用何澹疏。落汝愚觀文殿大學士及宮觀。監察御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僞徒。謀爲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爲符。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詔誦汝愚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誼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時汪義端當制。遂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之意。趙師古亦上書乞斬汝愚。帝不從。

二年春正月壬午。趙汝愚卒於衡州。初汝愚之貶。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尙可免也。行至衡州。病作。衡守錢鑿承侂胄風旨。窘辱備至。汝愚暴卒。天下聞而冤之。訃聞。上命追復元官。許歸葬。中書舍人吳宗旦繳還復官之命。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卽位。蓋其

驗也。讒者遂以爲罪云。秋七月。量徙流人呂祖儉等於內郡。祖儉移高安。尋卒。祖儉嘗曰：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

四年五月己亥，加韓侂胄少傅，賜玉帶。八月丙子，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同知院事，及之爲吏部尚書，詔事韓侂胄，無所不至。居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敍其知遇之意，衰遲之狀，不覺屈膝。侂胄惻然憐之，故有是命。侂胄嘗值生辰，朝臣畢集，及之適後至，闔人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闕未及閉，遂俯僂而入。當時有由寶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爲笑。是月以趙師舉爲工部侍郎，師舉附韓侂胄，得知臨安府。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舉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少果核，侑觴啓之。乃粟金蒲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衆慙沮。侂胄有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韓侂胄，侂胄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師舉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者喜，爲求遷官，拜工部侍郎。侂胄嘗與衆客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草舍，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耳。俄聞犬嗥，蓬薄視之，乃師舉也。侂胄大笑。

五年春正月，庚子，奪前起居舍人彭龜年等官。初，趙汝愚定策時，樞密院直省官蔡璉從旁竊聽，因而漏言，汝愚竄之，既而逃臨安。韓侂胄聞之，乃使璉誣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具列賓僚所言，凡七十餘紙，詔下大理，捕鞠彭龜年，曾三聘，沈有開，葉適，項安世等，以實其事。中書舍人范仲藝謂侂胄曰：章惇蔡確之權，不爲不盛，然而至今得罪於清議者，以同文獄故耳。相公胡爲蹈之？侂胄曰：某初無此心，以諸公見迫，不容已。但莫問其人，乃知京鏗，劉德秀，實主其議。侂胄取錄黃藏之，事遂格。張釜，劉三傑，張嚴，程松等論

之不已。詔累經赦宥宜免。然猶奪龜年三官。而擢璉進義副尉。

六年秋七月。以陳自強簽書樞密院事。自強嘗爲韓侂胄童子師。及侂胄當國。自強入都待銓。欲見之。無以自通。僦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爲入言之。一日。侂胄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褥於堂。延自強升坐。再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踞踏。莫敢居上者。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坐客唯唯。明日。交章薦其才。卽除太學錄。未踰歲。三遷爲秘書郎。旣入館。卽改右正言。月餘。拜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旬日。遂秉政。九月甲子。婺州布衣呂祖泰上書請誅侂胄。祖泰祖儉從弟也。性疏達。尙氣誼。論世事無忌諱。先是。祖儉以言事貶。祖泰語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然亦未敢以累吾兄也。至是。祖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上書論韓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略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國者也。丞相趙汝愚。今之有勳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遂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耶。陳自強。何人也。徒以韓侂胄童穉之師。躡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哉。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平江之厮役。人共知之。今師旦乃以潛邸隨龍。筠以皇后親屬。俱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所謂蘇師旦者乎。椒房之親。果有厮役之周筠者乎。侂胄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胄師旦。筠。而逐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下三省。朝論雜起。御史施康年以爲必大實使之。遂露章奏劾。且謂淳熙之季。王淮爲首相。必大嘗擠而奪之位。倡僞徒植黨。與今屏居田野。不自循省。而誘致狂生。扣關自薦。以覲召用。林栗言僞學之成。造端自周必大。乞加貶削。遂貶必大。一官爲少保。降詔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

秦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聞乎。乃獨奏言。祖秦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脊黥面。竄之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謨亦以爲言。遂杖祖秦一百。配欽州牢城收管。冬十月。加韓侂胄太傅。十一月己未。皇后韓氏崩。

嘉泰元年八月。以張巖參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巖松皆附韓侂胄。松諂侂胄尤甚。自知錢塘縣。不二年。爲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殊怏怏。乃市一妾。獻之名曰松壽。侂胄曰。柰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耳。侂胄憐之。遂得同知樞密院。

二年春正月。以蘇師旦兼樞密都承旨。初。韓侂胄爲平江府兵馬鈐轄。時師旦以筆吏事之。侂胄愛其辨慧。帝登極。竄姓名於藩邸吏士內。遂以隨龍恩得官。至是。權勢日盛。十二月壬申。立貴妃楊氏爲皇后。自韓后崩。中宮未有所屬。后爲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韓侂胄以后頗涉書史。知古今。性警敏。任權術。而曹美人柔順。勸帝立曹氏。帝不從。竟立后。由是后與侂胄有怨矣。加韓侂胄太師。封平原郡王。先是。監惠民局夏允中上書。請依文彥博故事。以侂胄平章軍國重事。侂胄繆爲辭謝。詔不許。而罷允中。至是。進位太師。侂胄欲以勢利蠶士大夫之心。辭似辛棄疾。陳謙等皆起廢。顯用。當時困於久斥者。往往損晚節。以規榮進。政府樞密臺諫侍從。皆出侂胄之門。而蘇師旦周筠。又侂胄厮役。亦得預聞國政。羣小滿朝。勢燄薰灼。

三年五月。以陳自強爲右丞相。時韓侂胄專權。凡所欲爲。宰執惕息。不敢爲異。自強至。印空名敕劄授之。惟所欲爲。宰執不與知也。言路阨塞。每月按舉小吏一二人。謂之月課。又有泛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熱。

緩慢。略無撓拂者言之。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耳。加以苞苴盛行。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其緘云。某物若干併獻。凡書題無併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關通貨賄。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予。嘗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胄爲恩主。恩父。蘇師旦爲叔。堂吏史達祖爲兄。侂胄奸宄專國。自強表裏之功爲多。

開禧元年秋。七月。庚申。詔韓侂胄平章軍國事。立班丞相上。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論者謂侂胄繫銜。比呂夷簡省同字。則其體尤尊。比文彥博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於是三省印並納其第。侂胄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時侂胄專政既久。黨與徧內外。天子孤立於上。威行公省。權震宇內。嘗鑿山爲沼。下瞰太廟。出入宮闈無度。孝宗疇昔思政之所。偃然居之。老宮人見之。往往流涕。顏械草制。以爲得聖之清。易祓撰答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獻者。謂伊霍旦奭。不足以擬其勳。余嘉請加九錫。趙師罕乞置平原府官屬。侂胄皆當之不辭。其嬖妾皆封郡國夫人。每內宴。與妃嬪雜坐。特勢驕倨。掖庭皆惡之。後伏誅。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紊極矣。

張溥曰。韓侂胄奸深不若蔡確。險戾不若章惇。陰賊不若蔡京。悖逆不若秦檜。而玉津園之殛。蒙禍獨烈。其小人之不幸者乎。侂胄忠獻曾孫。附麗后戚。家世貴重。異於羣小。又與趙汝愚定策。寧宗功安社稷。令以道事君。同心輔政。外戚垂名。豈在博陸伏波以下。惜乎器小不任也。天子方立志規節鉞。汝愚不察其奸。憊而不與。夫內陽外陰爲泰。內陰外陽爲否。君子小人所爭者。內外之間耳。不係乎官名之大小也。竇武陳蕃。謀誅黃門常侍。垂成而敗於朱瑀。何進案捕中官。張讓一入直而禍發殿前。以彼元功國戚。總權

中外而宮禁防閑。須臾不密。遂起大變。汝愚熟識古今。寧不知鑒。侂胄凶人。斬其節使。反使居內。得傳導詔旨。親幸竊權。徐誼葉適。久知爲患。慶元一網。所必然也。蔡京忠言者。議已丐徽宗御筆手詔。劉攽祖之。而內批始出。秦檜主和。勾龍如淵。請擇臺官。擊去異議。京鏜祖之。而邪黨始盛。僞學姓名。卽元祐之黨碑。蔡璉告密。卽同文之故智。小人聚族。不戒而孚。猶之南海北海。聖人出焉。心同理同也。朱熹彭龜年初勦。侂胄去國。吳玘曰。帝無固留侂胄意。使有一人繼言。罷之易耳。嘉泰二年。京鏜死。何澹劉德秀胡紘。罷。侂胄遂弛黨禁。夫寧宗本無任侂胄之心。而寵積於人言之不至。侂胄本無殺正人之心。而勢激於羣奸之助成。一陰之積。窮爲五陰。由來漸矣。韓同卿后父也。善遠權勢。而侂胄反假后爲恣睢。其人蓋工盜術者。始望節鉞而不得。終極公王而無厭。非殺亦曷止乎。

卷八十三

北伐更盟

寧宗嘉泰四年春正月。韓侂胄定議伐金。時金爲北鄙撻鞬等部所擾。無歲不興師討伐。兵連禍結。士卒塗炭。府庫空匱。國勢日弱。羣盜蜂起。民不堪命。有勸韓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恢復之議遂起。聚財募卒。出封樁庫黃金萬兩。以待賞功。命吳曦練兵西蜀。旣而安豐守臣厲仲方言。淮北流民咸願歸附。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見。言金國必亡。願屬大臣備兵。爲倉卒應變之計。侂胄大喜。會鄧友龍使金。還言金有賂驛使夜半求見者。具言金國困弱。王師若來。勢如拉朽。侂胄聞之。用師之意益決矣。五

月癸未。追封岳飛爲鄂王。飛先已賜諡武穆。至是韓侂胄欲風勵諸將。故追封之。

開禧元年夏四月。武學生華岳上書諫朝廷未宜用兵啓邊釁。且乞斬韓侂胄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侂胄大怒。下岳大理編管建寧。五月。金主璟聞朝廷將用兵。召諸大臣問之。皆曰。宋收紐之餘。自救不暇。恐不敢叛盟。完顏匡獨曰。彼置忠義保捷軍。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乃命平章僕散揆會兵於汴以備之。六月。詔內外諸軍密爲行軍之計。八月。金罷河南宣撫司。初。僕散揆至汴。移文來責敗盟。三省樞密院答言。邊臣生事。已行貶黜。所置兵亦已抽去。揆信之。會殿前副都指揮使郭倪濠州守將田俊邁誘虹縣民蘇貴等爲間。言於揆曰。宋之增戍本虞他盜。及聞行臺之建。益畏讐不敢去備。且兵皆白丁。自裹糧糲窮蹙饑疾死者甚衆。揆益弛備。以其言白於金主璟。時金羣臣皆勸先舉。璟曰。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不可及聞揆言。遂命罷宣撫司及新置兵。丁亥。命湖北安撫司增招神勁軍。乙巳。以郭倪爲鎮江都統。兼知揚州。九月。丁未。韓侂胄欲審敵虛實。遣陳景俊使金賀正旦。景俊還。金主璟諭之曰。大定初。世宗許宋世爲姪國。朕遵守至今。豈意爾國屢犯我邊。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及得爾國公移。朕卽罷司。而爾國侵擾益甚。朕惟和好歲久。委曲含容。恐姪宋皇帝。或未詳知。卿歸國。當具言之。景俊還。以告陳自強。戒勿言。由是用兵益決。以丘密爲江淮宣撫使。密辭不拜。初。韓侂胄以北伐之議示密。密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危。若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必有誇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萬一。宜亟斥絕。不然。必誤國矣。侂胄不納。至是。命密宣撫江淮。密手書力論。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做軍實。使吾常有勝勢。若覺自彼作。

我有詞矣。因力辭不拜。侂冑不悅。十二月戊寅。金使太常卿趙之傑來賀正旦。入見。韓侂冑故使贊者犯金主父。嫌名以拂之。之傑遂倨慢。侂冑請帝還內。著作郎朱質乞斬虜使。不報。詔使人更以正旦朝見。二年夏四月庚午。追論秦檜主和誤國之罪。削奪王爵。改諡繆醜。金聞皇甫斌分兵規取唐鄆。復命僕散揆領行省於汴。河南皆聽節制。盡徵諸道籍兵。分守要害。命彰德守臣護韓琦墳。凡宋宗族所居。有司提控之。鎮江都統制陳孝慶復泗州。江州統制許進復新息縣。光州忠義人孫成復襄信縣。五月辛巳。陳孝先復虹縣。丁亥。韓侂冑聞已得泗州及新息。褒信穎上虹縣。乃命直學士院李璧草詔。下伐金詔。略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蠢茲醜虜。猶託要盟。腹生蠱之資。奉溪壑之欲。此非出於不得已。彼乃謂之當然。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爲桀驚。泊行李之繼遣。復媿詞之見加。含垢納污。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爲壯。言乎遠。言乎近。執無忠義之心。爲人子。爲人臣。當念祖宗之憤。初。兵部侍郎葉適輪對。嘗言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強者興。侂冑聞而喜之。以爲直學士院。欲藉其草詔。以動中外。而適以疾辭職。乃改命璧云。甲午。郭倪遣郭倬。李汝翼會兵攻宿州。敗還。至斬金人。追而圍之。倬執馬軍司統制田俊邁。以與金人。乃得免。時建康都統李爽攻壽州。亦敗。皇甫斌收績於唐州。時江州都統王大節攻蔡州。亦不克而潰。六月甲寅。鄧友龍罷。以丘密爲兩淮宣撫使。韓侂冑以師出無功。罷友龍。而以密代之。駐揚州。密至鎮。部署諸將。悉以三衛江上軍分守江淮要害。倬冑遣人來議。招收潰卒。且求自解之計。密謂宜明蘇師旦周筠等僨師之奸。正李汝翼郭倬等喪師之罪。密欲全淮東兵力。爲兩淮聲援。奏泗州孤立。淮北所屯精兵。幾二萬。萬一金人。

南出清河。口及犯天長等城。則首尾中斷。墮敵計矣。莫若棄之。還軍盱眙。從之。於是王大節李汝翼皇甫斌李爽等皆坐貶。斬郭倬於鎮江。秋七月。韓侂胄既喪師。始覺爲蘇師旦所誤。召李璧飲酒。酣語及師。旦始謀事。璧微摘其過。以覘之。因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非竄譎此人。不足以謝天下。侂胄然之。翌日罷師旦。籍其家。尋除名。詔州安置。八月丙子。金僕散授分兵爲九道。南下。授兵三萬出潁壽。完顏匡兵二萬五千出唐鄆。紇石烈子仁兵三萬出渦口。紇石烈胡沙虎兵二萬出清河。口。完顏充兵一萬出陳倉。蒲察貞兵一萬出成紀。完顏綱兵一萬出臨潭。石抹仲兵五千出鹽州。完顏磷兵五千出來遠。胡沙虎自清河。口渡淮。遂圍楚州。十一月甲申。以丘密僉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金人攻淮南。日急。詔郭杲將兵駐真州以援之。又以密督視江淮軍馬。或勸密棄廬和州。爲守江計。密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吾當與淮南俱存亡。乃益增兵防守。金完顏綱陷光化棗陽江陵。副都統魏友諒突圍奔襄陽。招撫使趙淳焚樊城。金人遂破信陽襄陽隨州。進圍德安府。金僕散授引兵至淮。遣人密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涉。卽遣奧屯驥揚兵下蔡。聲言欲渡。守將何汝勵姚公佐以爲誠然。悉衆屯花籃以備之。揆乃遣賽不等潛師渡八疊。駐於南岸。官軍不虞其至。遂皆潰走。自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揆遂奪潁口。下安豐軍及霍江縣。進圍和州。屯於瓦梁河。以控真揚諸州之衝。乃整軍列騎。張旗幟於沿江上下。江表大震。十二月。金紇石烈子仁陷滁州。遂入真州。州之士民奔逃渡江者十餘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頗具舟以濟。又廩食之。自是淮西縣鎮皆沒於金。時金僕散授欲通和罷兵。有韓元靨者。自謂琦五世孫。揆遣之渡淮。丘密獲之。詰所以來之故。元靨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韓太師意。今相州墳墓宗族。皆不可保。故

來依太師耳。密使畢其說，始露講解之意。密使人護送北歸，俾扣其實。元覲既回，密得金行省文字，以聞於朝。韓侂胄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密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議和。密乃遣陳璧充小使，持書於揆，願講和息兵。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乃可。密復遣王文往言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所爲，非朝廷意。且言：今三人皆已貶黜，揆曰：侂胄若無意用兵，師旦等豈肯擅專文還。密復遣使相繼以往，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揆始許之。自和州退屯下蔡，獨濠州尙使一統軍守之。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時諸將用兵皆敗，惟再遇數有功。金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兵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戰，且前且卻，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爲敗走。金人乘勝追逐，馬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爲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三年春正月丁丑，丘密罷。命張巖督視江淮軍馬。時金已有和意，密上疏乞移書金帥以成和議。且言：金人旣指韓侂胄爲首謀，若移書宜暫免繫銜。侂胄大怒，罷密。二月，以知建康府葉適兼江淮制置使。適上言：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乞兼節制江北諸州，詔從之。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需皆從官給，民以不擾。其防守皆盡法度。是月，金僕散揆卒於下蔡。揆有疾，金主命左丞相完顏宗浩行省事於汴。至是，揆卒。夏四月，以方信孺爲國信所參議官。如金軍時，韓侂胄募可以報使

金帥府者。近臣薦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以何辭答之。侂冑矍然。信孺遂持張巖書以行。九月。貶方信孺官。初。信孺至濠州。紇石烈子仁止之於獄。露刃環守。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邪。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死生度外矣。子仁遣至汴。見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浩遣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信孺辨對不少屈。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朝廷以林拱辰爲通謝使。與信孺持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信孺至汴。宗浩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之語。信孺不爲動。將命者曰。此非犒軍可了。別出事目以示之。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會蜀中遣師復大散關。宗浩益疑之。乃遣信孺還。復書於張巖曰。若能稱臣。卽以江淮之間取中爲界。欲世爲子國。卽盡割大江爲界。且斬元謀奸臣函首以獻。及添歲幣五萬匹。犒師銀一十萬兩。方可議和好。信孺還。致其書。韓侂冑問之。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師銀。五不敢言。侂冑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冑大怒。奪信孺三官。臨江軍居住。信孺三使金師。以口舌折強虜。敵人計屈情見。雖未卽和。然已有成說。及貶。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以王柎薦。乃命柎假右司郎中持書北行。柎。王倫之孫也。辛卯。以趙淳爲江淮制置使。乙未。張巖罷。韓侂冑怒金人欲罪首謀。和議遂輟。復銳意用兵。乃以淳鎮江淮。而罷巖。巖開督府九月。費耗縣官錢三百七十萬緡。而無寸功。十一月乙亥。禮部侍郎史彌遠奏。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韓侂冑意猶未已。中外憂懼。因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侂冑。皇后

楊氏素怨侂冑。因使皇子榮王儼具疏言侂冑再啓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不答。后從旁力贊之。帝猶未許。后請命其兄次山擇羣臣可任者。與共圖之。帝始諾。次山遂語彌遠。彌遠得密旨。以錢象祖嘗諫用兵。侂冑乃先白象祖。象祖許之。以告李璧。璧謂事緩恐泄。乃令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統兵三百。候侂冑入朝。至太廟前。卽呵止之。擁至玉津園側。殺之。彌遠象祖以聞。帝猶未信。旣乃知之。遂下詔暴揚侂冑罪。惡於中外。蓋其謀始於彌遠。而成於楊后及后兄次山。帝初無意也。侂冑旣死。錢象祖探懷中堂帖授陳自強曰。有旨丞相罷政。自強卽上馬去。丁丑。貶自強永州居住。己卯。斬蘇師旦。

嘉定元年春正月戊寅。右諫議大夫葉時請梟韓侂冑於兩淮。不報。三月癸酉。復秦檜王爵贈諡。己丑。王柎自金軍還。初柎至金。請依靖康故事。世爲伯姪之國。增歲幣爲三十萬。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候和議定後。當函首以獻。完顏匡具以柎言奏於金主璟。璟命匡索韓侂冑首。以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爲銀三百萬兩。會錢象祖移書金帥府。諭以誅韓侂冑事。柎未之知也。一日。匡問柎曰。韓侂冑貴顯幾年矣。柎曰。已十餘年。平章國事才二年。爾匡曰。南朝欲去此人。可乎。柎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匡顧之而笑。和議始決。因遣柎還索侂冑首。詔發官集議。倪思謂有傷國體。吏部尙書樓鑰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奸宄已斃之首。又何足惜。遂命臨安府斲棺取首。梟之兩淮。仍諭諸路。以函首畀金之事。遂以侂冑及蘇師旦首付王柎送金師。以易淮陝侵地。六月。王柎以韓侂冑蘇師旦首至金。金主璟御應天門。備黃麾立仗受之。百官上表稱賀。懸二首并畫像於通衢。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於軍器庫。遂命完顏匡等罷兵。更元帥府爲樞密院。遣使來歸大散關及濠州。八月。置安邊所。凡韓侂冑與其他權倖沒入之田及

園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隸焉。凡所輸錢租籍以給行人金繒之費。迨後與北方絕好。軍需邊用。每於此取之。九月辛丑。金遣完顏侃喬宇來。詔以金國和議成諭天下。

張溥曰。韓侂胄自慶元用事。驕橫數年。怨流天下。忽開邊釁。傳首敵國。後世快之。顧其罪未若秦檜之甚也。賊檜叛國主和。劫制庸主。文武忠義一時勦絕。侂胄起而反之。封岳飛以勵諸將。削秦檜以申義討。誅其心者曰子暈之帥師。原其罪者曰殷浩之北伐。苟使成功。玉津無殛。南山之罪猶可贖也。乃賊檜專政二十餘年。割地稱臣。反頌功德。家建一德格心之閣。朝賦秦城王氣之詩。勢同新莽。禮極榮哀。傳歷三朝。守其說者如湯思退。沈該。萬俟卨。史浩之徒。力持不變。謂和議得相。有福無禍也。物極而變。侂胄乃起。輕銳用兵。身家破滅。遠近訕笑。豈真敵仇可忘。中原當棄乎。炎興之際。戰將如雲。偏裨幕府。皆號虎臣。自檜當國。人材遂盡。孝宗習射殿庭。雄心恢復。符離一潰。竟棄德順。當食拊髀。四顧莫應。再更光寧。狃和墮戰。士氣益衰。侂胄秉政。忠力屏放。讒詔側肩。蘇師旦筆吏進身。程松獻妾求寵。咸建牙伐鼓。經略四方。以非常之功。責賈販之賤。無不敗也。唐順宗時。王叔文。王伾。弄權。八關十六子。雜沓進用。當日建白。頗多善政。而奔競薰灼。神人怨怒。不久即敗。侂胄何人。敢談恢復乎。彼始附成。肅後緣恭。淑託根二后。震耀宮府。楊后既立。內不相容。始懼而謀立功。國家大事。公心圖之。尙慮不濟。以私求勝。其誰聽焉。燕然之銘。不及寶憲。而北景之誅。下同梁冀。名雖陷於封疆。禍實種於內戚。彼蓋日與死隣而不悟也。或謂天假佑宋。高宗之世。不生賊檜。而生侂胄。佐以諸將。和議不成。還二聖。復兩京。猶有望乎。而又恐小人道同。逢君一術。以侂胄處紹興。未必不欣然主和也。

卷八十四

吳曦之叛

光宗紹熙三年夏四月以丘密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初留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爲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丘密往密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定諸軍許之

四年五月利州安撫使吳挺卒丘密使總領財賦楊輔權安撫使統制官李世廣權總其軍知樞密院趙汝愚亦言吳氏世掌西兵非國家之利宜別置帥遂以興州都統制代挺以挺子曦帶御器械

寧宗嘉泰元年秋七月以吳曦爲興州都統制曦時爲殿前副都指揮使鬱鬱不得志乃以賄賂宰輔規求還蜀陳自強爲言於韓侂胄侂胄許之遂有是命曦至興州因譖副統制王大節罷其官由是兵權悉歸於曦異志遂成矣

開禧二年三月以程松爲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松移司興元東以軍三萬屬之曦進屯河池西以軍六萬屬之仍聽節制財賦按劾計司曦由是益得自專松無所關預松始至欲以執政禮見曦責庭參曦聞之及境而還松用東西軍一千八百自衛曦抽摘以去松不悟尋詔曦兼陝西河東招撫使知大安軍安丙陳十可憂於松旣而松開府漢中夜延丙議丙爲松言曦必誤國松亦不省夏四月丁丑吳曦叛曦旣得志與其從弟覲及徐景望趙富米修之董鎮共爲反謀陰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於

金求封蜀王。十二月，吳曦既遣姚淮源如金，因持重按兵河池，韓侂胄日夜望其進兵，使者相繼，曦恐謀泄，乃遣兵度秦隴，與金人戰，以堅侂胄之心。金人聞曦叛，求封大喜，與曦詔曰：卿家專制蜀漢，積有歲年，猜嫌既萌，進退維谷，且卿自視翼贊之功，孰與岳飛，飛之威名戰功，暴於南北，一朝見忌，遂被誅夷，之慘可不畏哉！智者順時而動，明者因機而決。今大軍臨江，若能按兵閉境，不爲異同，使我師東下，無西顧憂，則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封冊。一依康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爲掎角，則旌麾所指，盡以相付。因命完顏綱經略之，綱進兵水洛，訪得曦族人吳端，署爲水洛城巡檢使，遣人報曦，曦得報，心喜，以程松在興元，未敢發，詐稱杖殺端，而陰遣使送款於綱，及金將蒲察貞破和尚原，犯西和州，曦將王喜等方力戰，曦忽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貞入成州，曦因焚河池，退保青野原，金人無復顧慮。時興州都統制母思以重兵守關，吳曦聞金兵至，因撤關之戍，金人由板閭谷邊出關後，思孤軍不能支，遂陷，曦退屯置口，完顏綱遣張仔會之，且索曦告身爲信，曦盡出以付仔，綱乃以金主環命，遣馬良顯持詔書金印，立曦爲蜀王，曦密受之，遂還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晝，翌日，曦召幕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王翼楊駸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卽遣任幸奉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於金。金完顏抄合攻鳳州，程松猶未知吳曦之叛，遣人求援於曦，曦給言常得三千騎往，松信不疑，及曦受金詔，宣言金使者欲得階成和鳳四州，以和馳書諷松，使去，松不知所爲，會報金兵至，百姓奔走相蹂躪，松急趨米倉山而遁，自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曦，白驢稱曦爲蜀王，曦以匣封致餽，松望見，大恐，疑爲劍，亟逃奔，使者追予之，乃金寶也。松受而兼程出陝，西向掩淚曰：吾今

始獲保頭顱矣。

三年春正月辛卯。吳曦自稱蜀王。遣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爲界。曦卽興州爲行宮。改元。置百官。遣董鎮至成都。治宮殿。欲徙居之。議行削髮左衽之令。稱臣於金。分其所部兵十萬爲統帥。遣祿祁等戍萬州。泛舟下嘉陵江。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下黃榜於成都。潼川。夔州。四路。以興州爲興德府。召隨軍轉運使安丙爲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先是從事郎錢鞏之從曦在河池。嘗夢曦禱神祠。以銀盃爲瓊。擲之神起立。謂曦曰。公何疑。公何疑。後政事已分付安子文矣。曦未省。神又曰。安子文有才能。能辦此輩之覺。心異其事。具以語曦。曦遂召丙用事。又召權大安軍楊震仲。震仲不屈。飲藥而死。吳睨爲曦謀。宜收用蜀名士。以保民心。於是陳咸自髡其髮。史次。秦自瞽其目。李道傳。鄧性甫。楊泰之。悉棄官去。二月己未。以楊輔爲四川制置使。吳曦逐之初。輔知成都。嘗言吳曦必反。帝意輔能誅曦。乃密詔授輔制置使。許以便宜從事。青城山道人安世通獻書於輔曰。世通在山中。忽聞關外之變。不覺大慟。世通雖方外人。而大人先生亦嘗發以入道之門。竊以爲公初得曦檄。卽當還書。誦其家世。激以忠義。聚官屬軍民。素服號慟。因而散金發粟。鼓集忠義。閉劍門。檄夔梓。興仗義之師。以順討逆。誰不願從。而士大夫皆酒缸飯囊。不明大義。尙云少屈以保生靈。何其不知輕重如此。夫君乃父也。民乃子也。豈有棄父而救子之理。此非曦一人之叛。乃舉蜀士大夫之叛也。聞古有叛民無叛官。今曦叛而士大夫皆縮手以聽命。是驅民而爲叛也。且曦叛雖逆。猶有所忌。未敢建正朔。士大夫尙以虛文見招。亦以公論之與否。卜民之從違也。今悠悠不決。徒爲婦人女子之悲。所謂停囚長智。吾恐朝廷之失望也。凡舉大事者。成敗死生。皆當

付之度外。區區行年五十二矣。古人言可以生而生。福也。可以死而死。亦福也。決不忍汗面戴天。同爲叛民也。輔有重名。蜀中士大夫多勸以舉義者。而世通之言尤切。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可用。遷延不發。曦移輔知遂寧府。輔遂以印授通判韓植。棄成都而去。乙亥。監興州合江倉楊巨源謀討吳曦。乃陰與曦將張林。朱邦寧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眉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轉運使安丙。丙時稱疾未視事。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臥所。巨源曰。先生而爲逆賊丞相長史邪。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數十人謀誅曦。好義曰。此事誓死報國。救西蜀生靈。但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奉安丙主事。使坤辰來邀。巨源與會。巨源往與約。還報丙。丙始出視事。君玉與白子申共草密詔。略曰。惟干戈省厥躬。旣昧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乃甘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乙亥。未明。好義帥其徒七十四人入僞宮。時僞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以安長史爲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兵千餘。聞有詔。皆棄挺而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戶內。曦啓戶欲逸。李貴卽前執之。刃中曦頰。曦反撲。貴仆於地。好義亟呼王換斧其腰。曦始縱貴。貴遂斫其首。馳告丙。宣詔軍民拜舞。聲動天地。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易肆。盡收曦黨。殺之。衆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權參贊軍事。丙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上疏自劾待罪。函曦首及違制法物。與曦所受金人詔印。送朝廷。曦僭位凡四十一日。金遣虜虎高琪奉册於曦。未至而曦已誅矣。先是。韓侂胄聞曦反。大懼。與曦書許以茅土之封。且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問計。紹節云。安丙似非附

逆者。或能討賊。侂冑乃密以帛書諭丙云。若能圖曦報國。以明本心。卽當不次推賞。書未達。而誅曦露布已聞。朝廷大喜。曦首至臨安。獻於廟社。梟之市三日。詔誅曦妻子。家屬徙嶺南。奪曦父挺官爵。遷曦祖璘子孫出蜀。存璘廟祀。玠子孫免連坐。初。曦未叛時。嘗較獵塞上。一日夜歸。笳鼓競奏。轎載難襲。曦方垂鞭四視。時盛秋。天宇澄霽。仰見月中有一人騎而垂鞭。與己惟肖。問左右所見。皆符。殊以爲駭。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鞭而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異謀由是而決。蓋其妄心一萌。遂奪其魄。舉目形似。已兆覆亡之禍矣。三月丁丑。斬僞四川都轉運使徐景望於利州。庚子。以楊輔爲四川宣撫使。安丙副之。許奕爲宣諭使。壬寅。連貶程松澧州安置。楊巨源。李好義。謂安丙曰。曦死。賊破膽矣。關外西和成階鳳四州。爲蜀要害。盍乘勢復取之。不然。必爲後患。丙從之。於是分遣好義復西和州。張林。李簡復成州。劉昌國復和州。張翼復鳳州。孫忠銳復大散關。好義進兵。次於獨頭嶺。會忠義及民兵。夾擊金人。死者蔽路。七日至西和。人人樂死。前無留敵。金將完顏欽遁去。好義整衆而入。軍民歡呼迎拜。好義籍府庫以歸於官。欲乘勝徑取秦隴。以牽制淮寇。宣撫司楊輔安丙不許。士氣皆沮。孫忠銳因而失守散關。丙素惡忠銳。愾其還。欲廢之。先命楊巨源偕朱邦寧以朽兵二千策應。巨源至鳳州。因忠銳出迎。伏壯士於幕後。突出殺之。并其子揆。丙遂以忠銳附僞。表聞於朝。丁卯。楊輔還。以吳玠爲四川制置使。時朝廷察安丙與輔異。召輔赴闕。著作佐郎楊簡言。輔棄成都。不當召。遂命輔知建康。李好義以中軍統制知西和州。吳曦故將王喜遣其死黨劉昌國聽節制。好義與之酬酢。歡飲達旦。好義心腹暴痛死。而昌國遁矣。既殮。口鼻爪指皆青黑。居民莫不冤之。號痛如私親。朝廷慮喜爲變。授節度使。移荊鄂都統制。既而昌國白。

日見好義持刀刺之。驚怖仆地。疽發而死。六月。安丙殺楊巨源。初。吳曦之誅。實楊巨源。李好義爲首倡。功最大。既。安丙以討賊事聞於朝。詐言以巨源好義爲首。實則獨後二人。及獎諭詔書至沔州。巨源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而巨源僅與通判。心益不平。乃爲啓以謝丙曰。飛矢以下聊城。深慕魯仲連之高節。解印而去彭澤。庶幾陶靖節之清風。既又勲功於朝。或謂安丙曰。巨源謀亂。丙令王喜鞫其黨。皆抵罪。時巨源方與金人戰於鳳州之長橋。樞密使興元都統制彭輅械巨源。收送閬州獄。至太安龍尾灘。丙使將校樊世顯拔刀取其頭。不絕者踰寸。遂以巨源自殛。聞忠義之士莫不扼腕流涕。劍外士人張伯威爲文以弔。其詞尤悲切。丙以人情洵洵。上章求免。楊輔亦謂丙殺巨源。必召變。請以劉甲代之。

嘉定二年八月。以安丙爲四川制置大使。罷宣撫司。

張溥曰。蜀漢滅而鄧艾囚。關中定而王鎮惡誅。吳曦平而李好義楊巨源死。三者皆不平之大者也。艾死於鍾會。鎮惡死於沈田子。同在軍中。忌功賊殺。旋受誅夷。報施如響。獨安丙殺巨源。富貴考終。沒有美諡。天道竟安在哉。曦懷不軌。丙父知之。韓侂胄開邊曦。以賂還蜀。丙言可憂者十。願其兇狡跋扈。不能禁也。巨源僑儒。不遇。僅典倉官。好義弱冠。從軍。位止州將。身無方鎮之寄。君無推轂之令。號咷倡義。直走僞宮。砍頭搥胸。須臾亂定。丙時尙陰陽曦側。囁嚅顧盼。因人成事。獲居首功。有人心者。平原謝毛遂。淮陰下左車可耳。奪其功而殺其人。智且出王渾下。則何爲乎。吳氏忠孝承家。三世鎮蜀。曦年四十有六。忽發狂惑。諸母涕罵。族子不平。悖逆寡助。亡可立覩。然程松懼走。金人合盟。宿將挺戈。南北震動。闖之稍緩。卽爲劉

豫丙雖夢符神技。而持詔乘馬策非己出。此巨源之死。所以悲歌劍外也。賊曦既誅。四州漸復。徑取秦隴。牽制淮寇。亦百世一時。而丙棄不用。散關之失。斬孫忠銳以自解。忠銳不服也。王喜貪淫。很復。爲曦大將。丙不誅之。縱其毒殺好義。委任如故。好義陰殛劉昌國時。魂魄能不恨丙乎。丙不哀好義。勢必殺巨源。兩賢之死。蓋丙志也。李翰傳張巡。而睢陽節著。李珣傳巨源。而西蜀功顯。國家之賞罰混。然後文人之公論明。奈何國史於丙猶有恕辭也。

卷八十五

蒙古侵金

寧宗開禧二年十二月。蒙古奇握溫鐵木真稱帝於斡難河。鐵木真之先。有曰孛端叉兒。母曰阿蘭果火。生二子而寡居。夜寢。屢有光明照其腹。又生三子。孛端叉兒其季也。其後子孫蕃衍。各自爲部。居於烏桓之北。與畏羅乃蠻九姓回鶻故城和林接壤。世奉貢於遼金。而總隸於韃靼。至也速該并吞諸部。勢愈盛大。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真。還次於跌里溫盤陀山。而生子。因以鐵木真名之。也速該死。鐵木真年幼。其部衆多歸於族人秦赤烏部。率部人爲十三翼。大戰秦赤烏等。因得少安。時秦赤烏部地廣民衆。而無紀律。其下謀曰。鐵木真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馬。真吾主也。因悉歸之。秦赤烏部遂微。未幾塔塔兒部叛金。鐵木真自斡難河帥衆會金師同滅之。以功封鐵木真爲察兀禿魯。猶中國之招討使也。鐵木真以乃蠻部強盛。事之甚謹。乃蠻反。侵掠之。鐵木真乃大會屬部於帖麥掠川。議伐乃蠻。乃蠻太陽罕營於

航海山與蔑里乞諸部合。兵勢頗盛。鐵木真與之大戰。擒殺太陽罕。諸部悉潰。鐵木真益以強盛。明年遂攻西夏。破力吉里寨。經落思城。大掠而還。至是大會諸部長於斡難河之源。卽位建九旂白旗。諸王羣臣共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先是紹興中金人屢擊蒙古不能克。遂與之和。金主嘗遣衛王允濟往靖州受鐵木真之貢。允濟奇其狀貌。歸言於金主。請以事除之。金主不許。鐵木真聞而憾之。鐵木真既卽位。遂發兵復征。乃蠻滅之。執杯祿可汗以歸。

嘉定元年冬。蒙古征脫脫及屈出律罕。時幹亦刺等部遇蒙古前鋒。不戰而降。因用爲鄉導。討蔑里乞部。滅之。脫脫中流矢死。屈出律奔契丹。是年金主璟卒。衛王允濟立。

二年三月。畏吾兒國降於蒙古。畏吾兒卽唐之高昌也。五月。蒙古兵入靈州。夏主安全納女請降於蒙古。夏自是益衰。

三年十二月。蒙古侵金。先是金主允濟嗣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主謂金使曰。新天子爲誰。曰衛王也。蒙古主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爲之邪。何以拜爲。卽乘馬北去。金使還言。允濟怒。欲俟蒙古入貢就害之。蒙古主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爲備。數侵掠金西北之境。其勢漸盛。金人皇皇禁百姓傳說邊事。

四年夏四月。金使人求和於蒙古。蒙古不許。初金納哈買住守北鄙。知蒙古將侵邊。奔告於金主。金主曰。彼於我無釁。汝何言此。買住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楯不休。凡行營則令男子乘車。蓋欲惜馬力也。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擅生邊隙。囚之。及蒙古侵擾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水礫以進。

金主始恐，乃釋買仕之囚，遣西北路招討使粘合合打求和。蒙古主不許，金主乃命平章政事獨吉千家奴參知政事完顏胡沙行省事於撫州。西京留守紇石烈胡沙虎行樞密院事，以備邊。八月，金獨吉千家奴完顏胡沙至烏沙堡，未及設備，蒙古兵奄至，拔烏沙堡及烏月營，破白登城，遂攻西京。凡七日，胡沙虎等懼，以麾下棄城突圍遁去。蒙古主以精騎三千馳之，金兵大敗，追至翠屏山，遂取西京及桓撫州。蒙古主復遣其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三人帥兵分取雲內東勝武朔豐靖等州。由是金德興宏州昌平懷來縉山豐閏密雲撫寧集寧東過平樂南至清滄，由臨黃過遼河西南至忻代，皆降於蒙古。閏九月，蒙古主既破撫州，休士牧馬，將遂南向。金主復命招討使完顏九斤監軍，完顏萬奴等率兵號四十萬駐野狐嶺，以備胡沙率重兵爲後繼。或謂九斤曰：「蒙古新破撫州，方以所獲賜其下，馬牧於野，當乘其不虞，掩擊之。」九斤曰：「此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爲計萬全。」蒙古主聞之，進兵於獯兒鬻，九斤遣麾下明安問蒙古舉兵之故，明安反降於蒙古，以虛實告之。蒙古主遂與九斤等戰，金兵大敗，人馬蹂躪，死者不可勝計。蒙古乘銳而前，胡沙畏其鋒，不敢拒戰，引兵南行。蒙古兵踵擊之，至會河堡，金兵又大敗。胡沙僅以身免，走入宣平。蒙古兵乘勝薄宣平，遂克晉安縣，遊兵至居庸關，守將完顏福壽棄關遁。蒙古兵克之，金中都戒嚴，禁男子不得輒出城。蒙古遊兵至都城下，金主欲南奔汴，會衛卒誓死迎戰，蒙古兵多所損折，遂襲金羣牧監，驅其馬而去。金主乃止，命秦州刺史朮虎高琪屯通元門外，尋降胡沙爲威平路兵馬總管，將士以其罰輕，由是益不用命。十一月，金徒單鎰初爲上京留守，蒙古兵日攻西北，曰：「事急矣，乃選兵二萬，遣同知烏古孫兀屯將之入衛。」金主嘉之，徵拜右丞相，鎰上言曰：「自國家與鞑韃交兵以來，彼聚而行，我

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貴。人皆健勇。可內徙之。以益兵勢。人畜財貨。不至亡失。參政梁鏜曰。如此是自蹙境土也。金主從鏜謀。鏜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金主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不從。及失三州。又聞東京不守。金主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我見丞相恥哉。胡沙虎之棄西京而還也。至蔚州。擅取官庫銀五千兩。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與從行人。入紫荆關。殺來水令。至中都。金皆不問。以爲右副元帥。胡沙虎益無所忌憚。自請兵二萬。北屯宣平。金主與之三千。令屯媯川。胡沙虎不悅。

五年三月。金胡沙虎欲移屯南口。移文尙書省曰。韃韃兵來。必不能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爲可憂。十二關建春萬寧宮俱不保。金主惡其言。下有司按問。詔數其十五罪。罷歸田里。蒙古主旣克宣平。遂攻德興府。坎壙而登。金人禦之。蒙古兵不利。蒙古主第四子拖雷與赤駒駙馬復擁楯先登而射之。金兵引卻。蒙古遂盡拔德興境內諸城堡而去。金人復守之。

六年五月。金主允濟復以紇石烈胡沙虎爲右副元帥。八月。金主復用胡沙虎。使將兵屯燕城北。徒軍鎔切諫不聽。胡沙虎與其黨完顏醜奴蒲察六斤烏古論奪刺等。謀作亂。金主以蒙古兵在居庸關。而胡沙虎日務馳獵。不恤軍事。遣使責之。使者至。胡沙虎怒。遂妄稱知大興府。徒軍南平謀反。奉詔入討。分其軍爲三。由章義門入。自將一軍。由通玄門入。恐城中兵出拒。先遣一騎馳抵東華門。大呼曰。韃韃至此。關已絕戰矣。旣又遣一騎往。亦如之。乃使其黨徒單金壽召徒軍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廣陽門。胡沙虎遇之。

於馬上手刃殺之。完顏石古乃聞亂，召兵五百迎戰，不勝，皆殺之。胡沙虎至東華門，護衛斜烈乞兒等納之。胡沙虎入宮，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召聲伎與親黨會飲。明日，以兵逼金主出居衛邸，遣武衛兵二百圍守之。胡沙虎欲除拜其黨，令黃門入宮收璽，尙宮左夫人鄭氏掌寶璽，拒之曰：「璽，天子所用。」胡沙虎人臣，取將何爲？黃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且不保，況璽乎？」御侍當思自脫計。鄭氏厲聲罵曰：「若輩宮中近侍，恩遇尤隆，君難不以死報，反爲逆豎奪璽邪？我死可必，璽必不與。」遂瞑目不語。黃門乃還。胡沙虎復遣人奪取宣命之寶，除拜其黨數十人。丞相徒單鎰時以墜馬傷足，在告，聞難作，命駕將入省，或告之曰：「省府皆以軍士守之，不可入矣。」少頃，軍士索人於閭巷，鎰乃還第。胡沙虎欲僭位，猶豫不決，以鑑人望，乃詣訪之。鎰從容謂曰：「昇王，章宗之兄，顯宗長子，衆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世之功也。胡沙虎默然，乃遣宦者李思中弑金主於邸。時完顏綱將兵十萬，行省事於縉山。胡沙虎誘而殺之，因盡撤沿邊諸軍赴中都。平州騎兵屯薊州，以自重，遣徒單銘等迎昇王珣於彰德。九月，至燕，卽位。立子守忠爲太子，追廢允濟爲東海郡侯。後追復衛王，諡曰紹。蒙古兵至懷來，金元帥右監軍朮虎高琪拒之，敗績，僮尸四十餘里。蒙古乘勝至古北口，金兵保居庸，不能入。蒙古主乃留可忒薄察等，領兵拒守，而自以衆趨紫荊關，敗金兵於五回嶺，拔涿易二州，分命遮別將兵，反自南口攻居庸關，破之，出北口，與可忒薄察軍合。旣而又選諸部精兵五千騎，合怯台、哈台二將圍守中都。方蒙古兵至阜河，欲渡高橋，胡沙虎病足，乘車督戰。蒙古兵大敗，翌日再戰，胡沙虎創甚，不能出。期高琪以紮軍五千拒之，高琪失期不至。胡沙虎欲斬之，金主以其有功，諭令免死。胡沙虎乃益其兵，令出戰，戒之曰：「勝則贖罪，不勝斬汝。」高

琪出戰。自夕至曉。北風大作。吹石揚沙。不能舉目。金兵大潰。高琪自度必爲胡沙虎所殺。乃以糺軍入中
都。圍胡沙虎之第。胡沙虎聞難作。登後垣欲走。衣絰墜而傷肱。軍士就斬之。高琪取其首。詣闕請罪。金主
赦之。因詔暴胡沙虎之罪。奪其官爵。以高琪爲左副元帥。一行將士論功行賞。時蒙古木華黎統兵侵
金。所向殘破。永清人史秉直聚謀曰。方今國家喪亂。吾家百口。何以自保。旣而知降者皆得免。乃率里中
數千人。詣涿州軍門降。木華黎欲用秉直。秉直辭。乃以其子天倪爲萬戶。領降人家屬屯霸州。十二月。
蒙古主留怯台及哈台屯燕城北。分降人楊伯遇劉材漢軍四十六都統。并韃靼兵爲三道。命其子朮赤
察合台窩闊台三人爲右軍。循太行而南。破保州中山邢洛磁相衛輝懷孟諸郡。徑抵黃河。大掠平陽太
原之間。別將薄察等遵海而東。破滌薊。大掠於遼西之地。蒙古主自將。與子拖雷由中道。破雄。潰清。滄。景。
獻。河間。濱。棗。濟南等郡。引兵復自大口以逼中都。時中原諸路之兵。皆僉往山後防遏。悉僉鄉民爲兵。上
城守禦。蒙古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遙呼相認。由是人無固志。故所至郡邑。皆下。凡破金九十
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畜。皆席捲而去。屋廬焚燬。城郭丘墟。惟大名真
定青鄆邳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未能破。

七年三月。蒙古主還自山東。屯燕城北。諸將請乘勝破城。蒙古主不從。遣使諭金主曰。汝河北河東郡縣。
悉爲我有。汝所守惟燕京耳。天旣弱汝。我復迫汝於險。天其謂我何。我今還軍。汝不能犒師。以弭我諸將
之怒耶。丞相高琪言於金主曰。韃靼人馬疲病。當決一戰。完顏承暉曰。不可。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各居諸
路。其心向背未可知。戰敗必散。苟勝亦思妻子而去。社稷安危。在此一舉。莫如遣使議和。待彼還軍。更爲

之計。金主然之。遣承暉議和。蒙古主欲得其公主。金主乃以其故主允濟之女。及金帛童男女各五百。馬三千與之。夏四月。金及蒙古平。蒙古主引歸。出居庸關。金主以蒙古既和。大赦其國內。五月。金主珣以國盛兵弱。財用匱乏。不能守中都。乃議遷於汴。左丞相徒單鑑諫曰。鑾輿一動。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爲後圖。策之次也。金主不從。遂命平章政事都元帥完顏承暉。左丞抹撚盡忠。奉太子守忠。留守中都。遂與六宮啓行。蒙古主聞之。怒曰。旣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解和爲款我之計耳。復圖南侵。金主至良鄉。命扈衛紮軍。元給鎧馬。悉復還官。紮軍怨之。遂作亂。殺其主帥素溫。而推斫答。比涉兒。札刺兒。三人爲帥。北還。完顏承暉聞變。以兵阻盧溝。斫答擊敗之。遣使乞降於蒙古。蒙古主遂遣明安援斫答。合其兵圍燕京。金主聞之。遣人召太子。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以爲不可。平章朮虎高琪曰。主上居此。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乎。素蘭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重。邊陲有守。則都城無虞。昔唐明皇幸蜀。太子實在靈武。蓋將以繫天下之心也。不從。竟召太子。太子旣行。中都益懼。九月。蒙古將木華黎進兵。攻金北京。守將銀青帥衆二十萬禦於花道。敗還。嬰城自守。其裨將完顏昔烈。高德。玉等殺銀青。推寅答虎爲帥。木華黎命史天祥等趣兵進攻。寅答虎遂舉城降。木華黎怒其降緩。欲坑之。蕭也先曰。北京爲遼西重鎮。旣降而坑之。後豈有降者乎。木華黎從之。奏寅答虎權北京留守。以吾也兒權兵馬帥府事。於是金順城懿通州相繼降於蒙古。

八年二月。金中都被圍旣久。完顏承暉以抹撚盡忠久在軍旅。悉以兵付之。而自總持大綱。又遣人以幣

寫奏告急。金主命左監軍永錫將中山真定軍。左都監烏古論慶壽將大名軍萬八千。西南路步騎萬一。千河北軍一萬。御史中丞李英運糧大名行省。李木魯調遣繼發以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然馭衆素無紀律。三月英被酒與蒙古遇於霸州北。大敗。盡失所運糧。英死。士卒殲焉。慶壽永錫軍聞之皆潰歸。自是中都援絕。內外不通。承暉與盡忠會議。期同死社稷。盡忠不從。承暉怒。卽起還第。然兵柄旣屬。盡忠承暉無如之何。乃辭家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謂之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家耳。五月一日。承暉作遺表。付尙書省令史師安石書之。皆論國家大計。及平章政事高琪姦狀。且謝不能終保都城之罪。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分給之。舉家號泣。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安石舉白引滿。謂之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爲虛文。旣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投筆曰。遽爾繆誤。得非神志亂邪。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問之。則已仰藥死矣。家人匆匆瘞庭中。是日暮。凡在中都妃嬪聞盡忠將南奔。皆束裝至通玄門。盡忠給之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啓途。諸妃信之。盡忠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反顧。蒙古兵遂入中都。吏民死者甚衆。宮室爲亂兵所焚。月餘不滅。時蒙古主在桓州。聞燕陷。遣使勞明安等。而輦其府庫之實北去。於是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沒焉。盡忠行至中山。謂所親曰。若與諸妃偕來。我輩豈得至此。安石奉承暉遺表至汴。贈尙書令。盡忠至。金主釋不問。仍以爲平章政事。

張溥曰。蒙古之興。兆奇寡婦。光明炤腹。一乳三子。傳至熬羅。孛極烈。立號自王。鐵木真繼起。破乃蠻。攻西夏。滅國者四十。遂建九旂。稱可汗。彼固道生之子。竟開元氏。朔漠造家。併部十世。事豈偶然。然金源不說。

紹宣無能。卽史所載。紇石烈胡沙虎之弑立。尤虎高琪之擅殺。抹然盡忠之背叛。兵敗不誅。大逆曲赦。邊
汴亡燕。莫非自擻也。金章宗朝。鐵木真入貢。衛王允濟奇其狀貌。請以事除之。若有先識。及卽帝位。橫受
唾罵。一矢莫發。齊莊公著聲於叩馬。而隕體於登臺。爲君蓋其難哉。胡沙虎貪殘跋扈。屢形彈奏。衛王不
加竄逐。反任以兵。城棄州陷。旋罷旋用。生其邪心。城北亂作。身遭廢弑。昔章宗無子。猜忌諸王。利彼柔弱。
授以神器。方襲尊位。卽殺李妃。懦而不仁。其何能國。此徒單鑑所以不爲之死。而勸立昇王也。宣宗旣立。
胡沙虎益驕。近侍慶山奴等。請爲早圖。高琪頗知其謀。喪師被詰。還兵向第。晉陽衷甲。反論功封。夫西京
之棄。胡沙虎罪當死。而發憤於共主。懷來之敗。高琪罪當死。而發憤於大臣。途窮倒行。走險一轍。甚至弑
君而蒙定策之賞。專殺而受討賊之功。上恬下嬉。直以國戲矣。中都圍急。承暉仰藥。大義誠烈。然盡忠無
良。兵柄旁落。燕京坐喪。責在平章。彼卽期死社稷。視鄭夫人尙有愧焉。鐵木真綴師燕北。分兵三道。州郡
盡下。中都孤立。責金犒師。和成徐還。旣知徙汴。卽襲虛破燕。凡此皆金愚宋之術。而金復自愚。乞和遷都。
召還太子。秦笑六國。竟以身蹈。無汴則宋弱。無燕則金危。書曰。與亂同道。此之謂也。

